

中華民國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中華  
民國二年一月  
學  
報  
國  
第  
三  
期

本社在北京宣武門內南關口回子營

第一一七五號

## 中國學報簡章

第一條 本報定名曰中國學報

第二條 本報以保存國粹滄發新知爲宗旨

第三條 本報先列論著次按科學各門略爲分類末附叢錄

第四條 本報每月刊行一冊

第五條 本報設總編輯員一人副編輯員一人編輯員若干人

第六條 本報設經理二人協理四人由股東公同推任幹事員若干人由經理指任

第七條 本報社爲合資所立暫定資本額十萬元其招股章程另定

第八條 此爲本報創辦簡章其有未盡之處得隨時增改

第九條 本報事務所暫設北京宣武門內南開市口回子營長沙鄭寓

## 中國學報招股簡章

第一條 本報集資十萬圓

第二條 零股每股五元整股每股五十圓除創辦人擔任實銀二萬五千元外餘陸續募集

第三條 整股可分三期繳納第一二期股款時本社各給以收據一紙至繳三期時掣回第

一二期收據換給股票(如有一起繳足全股者即給股票)

第四條 認整股二十股以上或能經零股三百股以上舉出爲代表者得有查賬權

第五條 認十股以上者送閱本報兩月百股以上者送閱本報一年千股以上者永遠送閱

第六條 每年開股東會一次先一月由本社登報通知

第七條 繳股期由本社先一月登報通告惟至遲不得逾規定期限後一月

第八條 每年股息五釐每周年由本社先期報告發給

第九條 每年決算表及營業狀況由本社刊印成冊分送股東

第十條 每年餘利以二成爲公積三成爲辦事人花紅五成按股均分

# 中國學報第三期目錄

## 第二期刊誤表

畫像

王漁洋先生遺像

美術圖畫

建窰大士像

元吳鎮蘆花釣船軸

南田畫冊一

南田畫冊二

論箸

改曆芻議

十六國春秋

孔學發微

小學

說文解字辨證

史傳

東三邊列傳

掌故

三曹章奏

輿地

九邊考

文學

張廉欽先生論文書牘摘鈔

叢錄

越縵堂筆記

石翁山房札記

小說

搜神秘覽

## 第二期刊誤表

論著五葉十三行 特立 特誤持

七葉一行 揆之事理 事誤是

八葉二行 時尙謂之冬也 謂誤未

十一行 必在合朔之辰 朔下望衍

十葉五行 舊時陰歷 時陰二字衍

四十一葉五行 孔學之正宗 孔誤姑

政治十一葉九行 支出之數 之數二字誤倒

金石八葉五行 小注 若王在筭 在誤作

文學九葉七行 往者 往誤住

王 漁 洋 先 生 遺 像

王佑霞給諫藏本





改歷芻議

普定姚大榮

續第二期

論羅馬全盛時期在兩漢之世而其國度遠不如漢今因采用西法遂

追奉其正朔恐將來國民悔悟以爲大恥既考之甚確不敢不告

道光季年前清全盛時期已過遂入衰運而英吉利強賣鴉片之戰以起其究也英獲勝利遞推遞演垂二十年至咸豐庚申而案始結由是中國形見勢絀無論西周以前涵蓋全球之豐功偉烈邈不可尋即漢唐盛時震耀西域之威望亦掃地以盡吾國民眼光心理遂若泰東不及泰西爲開闢以來成局意謂英爲羅馬西北一隅部落其強尙不可敵設當羅馬全盛更不知若何景象故近來譯述論箸之書汗牛充棟鮮不含有此種觀念蓋自鴉片一役中國國勢一落千丈而吾民以酷嗜鴉片之故志氣節概德慧術智亦隨之墮落難以復

振雖未必全國一致。而抱此觀念者恒占多數。其少數亦遂習與俱化。成爲風俗。豈知羅馬即范書之大秦。按後漢書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通中國。安敦即西史所稱之馬可奧利留也。馬可死。羅馬遂日即衰弱。篡弑頻仍。四夷交侵。至晉孝武帝時。剖分東西二部。至宋後廢帝時。西羅馬亡。迄明景泰帝時。東羅馬亦亡。是羅馬之可稱道者。僅在兩漢年間。故今特即羅馬全盛時與漢比較。漢與羅馬雖無直接之比較。而有間接之比較。其中有二大國焉。一爲匈奴。一爲巴提亞。此二國者。東與漢交涉。西與羅馬交涉。今即藉此二國之勢力。爲稱量漢與羅馬之關鍵。是此二國。一即權衡。一即尺度。而漢與羅馬。則其所稱量物也。中西歷史其帳簿也。有不信余說者。請即帳簿細核之。

巴提亞與波斯代興。兩漢之時。巴提亞全有。幼發拉底河以東。印度河以西之地。史記兩漢書所稱康居。其東北部也。安息。其西部也。奄蔡。其西北。大亞米尼部也。大月氏。罽賓。烏弋山離。高附。天竺。東離。諸國。其東南屬部也。凡蔥嶺以西。不佩漢印綬。不受漢都護長史節制之國。亦不隸羅馬藩封者。皆其部落。漢使



不得要領。概稱曰國。故史官記載不翔實。非其咎也。余證以西史。特爲洗出眞面。爲東西史學家別換一眼界。此鐵壁銅牆之論斷。無一影響之談。巴提亞既兼有諸地。故能西扼羅馬。東抗漢使節旄。不受約束。近時英人艾約瑟譯羅馬志略等書。僅以安息一國當巴提亞。失之。

巴提亞與羅馬血戰數百年。兩不相下。然綜其本末觀之。巴提亞究勝羅馬一籌。漢宣帝時。羅馬魁傑革拉蘇與巴提亞戰。爲所禽。浴銀汁灌入其口以辱之。羅馬不能報也。漢後主時波斯繼起又與羅馬戰禽其王瓦利連囚之。生則以爲馬鐙死則剝皮植草藏之羅馬亦不能報也。

漢安帝時。羅馬王德拉旃又與巴提亞戰。取其西京。旋爲巴提亞克復。訂約罷兵。德拉旃雖勝。而即死於此役。羅馬竭其武力。戰巴提亞。終不克下。卒之巴提亞富強如故。而羅馬兵力之疲。即兆於此。致釀分裂之禍。故論當時國力。巴提亞實居羅馬右。今歐西各國。以其淵源出自羅馬。特推崇之。非世界公論也。巴提亞國祚。延四百七十六年。在西方爲羅馬勁敵。較之舊波斯之敵希臘。新波斯之敵東羅馬。勢力尤爲強固。即其遮遏漢與羅馬之交通。斬斷葛藤。諒

必具有深心。或別從兵略上起見。不僅圖專繒帛之利。惜未見譯有專史。不知其詳。而歐人以其非阿利音種。特外視之。故雖有盛美。不必傳也。

漢與巴提亞未嘗有正式之交綏。然巴提亞不敢敵漢。則屢見於史。如漢討大宛王母寡。大宛恃有康居之救。猶倔强。而康居視漢兵盛。不敢進。又上官桀攻破郁成。郁成降。其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出郁成王與桀。其後甘延壽陳湯矯制發諸國兵禽斬單于郅支。屢捕獲康居貴人。康居出兵萬餘騎助郅支。不利引郅支者。康居王所尊敬。欲倚其威以脅諸國者也。卒坐視其死不敢救。其憚漢如此。康居爲巴提亞左臂。而據漢書康居傳。稱其王冬治樂越匿地。到卑闐城。馬行七日。至王夏所居蕃內。九千一百四里。核之。其地廣大。所居各都會。仍即波斯盛時王宮。詳見拙箸兩漢交通西域考。所謂康居王實即巴提亞全國共戴之君主也。由斯以談。康居憚漢。即巴提亞之憚漢。瞭然矣。

至於匈奴。當漢高惠文景之世。力足以抗漢。爲平等之交。至武帝開通西域。斷

其右臂。而匈奴之勢日蹙。宣帝時五單于爭立。呼韓單于稱臣入朝。郅支單于被斬於都賴水上。至東京之世。而竇憲破逐北虜。單于度金微山西走康居。殺粟特王而有其國。後復西徙至歐洲。攻下七十餘城。羅馬人畏之。以爲未曾有之大敵。則匈奴東已爲漢所犁掃。而西猶俯視巴提亞與羅馬也。吾故据其成案而爲之判斷曰。

大漢爲天下強國第一

匈奴爲天下強國第二

巴提亞爲天下強國第三

羅馬爲天下強國第四

余此判鐵案如山。私竊自幸。我輩今日得蒙漢族之稱。實有莫大光輝。無端以大漢遺民發憤自強。乃轉隨他人之後。追奉羅馬正朔。將置兩漢達人傑士謀國馭遠之偉烈殊勳於何地。恐竭西江之水。不能濯此辱也。

論羅馬陽歷出自埃及本中國之支流餘裔不可以逐末而忘本

案四裔年表周赧王三十年。埃及大亞尼司講天文於亞立山德城。定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爲一年。日本岡本監輔萬國史記說同。近西人哈司根改歷法議。稱埃歷以秋分爲歲首。年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又餘五日則加於每年之尾。然無閏年。故每四年即生一日之外。於是每隔一千四百六十一年。則年中各日。無一不曾爲一次以上之元旦矣。及凱徹改歷時。埃歷乃亦將閏年加進。是以此歷今日所舛之時日。乃與玖歷適同。埃歷亦有星期期亦七日。埃之天文。并日月謂有七行星。故期中每日各得一星之名。據此埃歷四年一閏。尙係後來續加。大亞尼司時尙未完備。頗疑其有所沿襲。而傳述脫節。乃有此失。若由實測得來。則得則俱得。奚爲留此一簣之虧也。考埃及在唐虞之時。已通中國。秦漢以後乃中絕。余疑巴提亞遮邊之。故不見於班范諸史。通鑑唐貞觀十年。甘棠遣使入貢。注甘棠在西海之南。昆侖人也。案甘棠即埃及多之異譯。埃及多或譯厄日多。急呼曰甘棠。今惟稱埃及。省尾聲耳。埃及在地中海之南。故注云甘棠在西海之南。昆侖乃胡人語。譯無定字。古云昆侖。今云喀喇。謂

黑色也。是埃及於唐初復通中國。四裔年表。唐太宗貞觀二十年。希臘人引中國及土耳其人來攻。取埃及之阿立山德城。是唐初兵力遠及非洲。而唐史遺之。徐繼畲瀛寰志略以元世祖時馬八爾俱藍兩國入貢。爲阿非利加通中國之始。非也。埃及立國最古。其宗教學說。有靈魂不滅三千年後復生。人世還其肉體之迷信。故有木乃伊之術。保持死者之尸。令不朽。其法以各種樹脂香藥名酒浸其尸數旬。裹以麻布。納之棺中。棺上鐫死者姓名及年代。乃葬之。今西人發埃及古墓。恆得三四千年前之尸。果不朽。語載光緒辛卯格致彙編西史通釋等書。其習俗如是。故吾中國先秦古籍。恆稱之爲不死之民。如山海經海外南經。不死民在其東。其爲人黑色是也。黑色爲埃及人膚色。又稱爲不死之鄉。呂氏春秋求人篇。禹南至不死之鄉是也。又稱爲不死之國。楚辭天問。何所不死。王逸注。有不死之國是也。又稱爲不死之野。淮南時則訓。西方之極。自昆侖絕流沙。沈羽西至三危之國。不死之野是也。其他證據尙多。詳見拙著上古三代交通西域考。茲不備述。審其蹤迹。西周以前。埃及人常與中國往還。其三

千年後肉體復生之說。迷信甚深。成爲風俗。中國古人知其然也。於是本其所迷信之宗教之學說。因以名其國與其人。不然。世界安得真有所謂不死之民與不死之國哉。埃及立國信古矣。而其疆域風俗膚色。吾四千年以上之古籍已備道之。其交通之早爲何如。由是以談。吾夏后氏南至埃及。乃實有之事。較摩西之至埃及。約在前七百餘年。是時吾中國陽歷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爲一歲。已明見堯典。而埃及大亞尼司發明其不完備之陽歷。尙在其後二千年。孰爲鼻祖。孰爲雲仍。豈待再言而決。或謂埃及之天文學及其他各種文物。皆於太古時自巴比倫傳入。是則但知有巴比倫史而已。夫復何言。

(未完)

# 中華民國二年歲次癸丑陽歷演草

續第二期

## 北京城節氣時刻

正月平	二月平	三月大	四月大	五月大	六月大	七月大
三十日	三十日	三十日	三十日	三十日	三十日	三十日
初一日丙辰酉初二刻十二分立春正月節	初一日丙戌午正初刻一分驚蟄二月節	初一日丙辰酉初二刻二分清明三月節	初一日丁亥午初二刻九分立夏四月節	初一日戊午申正一刻十一分芒種五月節	初一日庚寅寅初初刻小暑六月節	初一日辛酉午正三刻六分立秋七月節
十六日辛未未初二刻十一分雨水正月中	十六日辛丑未初初刻十三分春分二月中	十七日壬申丑初初刻三分穀雨三月中	十七日癸卯子正三刻十三分小滿四月中	十七日甲戌巳初一刻八分夏至五月中	十六日乙巳戌正一刻十二分大暑六月中	十七日丁丑寅初一刻十二分處暑七月中

八月大

三十 初一日壬辰申初二刻十五分白露八月節  
一日 十七日戊申子正三刻四分秋分八月中

九月平

三十 初一日癸亥卯正三刻五分寒露九月節  
日 十六日戊寅巳初二刻八分霜降九月中

十月平

三十 初一日癸巳巳初一刻七分立冬十月節  
日 十六日戊申卯正一刻十四分小雪十月中

十二月小

二十 初一日癸亥丑初一刻十四分大雪十一月節  
九日 十五日丁丑戌初初刻六分冬至十一月中

十二月小

二十 初一日壬辰午正初刻四分小寒十二月中  
九日 十六日丁未卯初一刻三分大寒十二月中

計三百六十五日與西歷一  
千九百一十三年日數正同  
演此為式略加變通凡溫帶  
之國皆可行用矣 姚大榮志



讀十六國春秋 大興 煇 毓 鼎

崔鴻十六國春秋。據魏書鴻傳。乃集各國國史而成。當時各國皆有史書。考隋書經籍志所存。尚有田融趙書和苞漢趙記范亨燕書何仲熙秦書段龜龍涼書南燕起居注等二十餘種。足供纂輯。唐末兵火。諸書盡亡。嗣并崔書而亦亡之。至明屠氏刺取北堂書鈔御覽冊府所載鴻語。輯成百卷。卽今世流傳名爲僞本者是也。然謂非完璧則可。目爲贗鼎則非。十六國爭戰擾攘。學者視爲相斫書。罕復注意。余以其文辭茂美。爲休文之亞。劇好之。而於其中特有所窺。爲從來歷史家所未齒及。最而論之。亦一代得失之林也。

一十六國因種族之異而易興易亡也。後漢邊事與匈奴鮮卑西羌相終始。三國競爭。邊患亦紆。諸種人雜居內地。等諸編戶。雖與晉人錯處。而種族團結之力至堅。典午內訌。州郡弛備。振臂一呼。雲集響應。劉淵以匈奴五部二萬人而成漢。石勒以胡部大部大胡中會長之稱張胄督張伏利度之衆而成趙。慕容廆以鮮卑部落而成燕。慕容垂以故扶餘昌黎鮮卑之衆而復燕。垂之起兵故扶餘王

黎鮮卑衛駒各帥其衆來降慕容農又西招庫儻官偉於姚萇以

成秦成秦帥其戶口歸萇者五萬推萇爲盟主李特以關西五郡流氏而爲成萬齊

年之亂天水路陽扶風始平諸郡兵乞伏國仁以隴右鮮卑部落而爲西秦禿

髮烏孤以河西鮮卑部落而爲南涼沮渠蒙遜以盧水諸胡而爲北涼呂光殺沮渠羅

仇兄弟蒙遜以其喪歸葬諸部姻皆由種人推戴南面稱尊不出旬月國基卽

定雖旌旗所指晉民趨附而羽翼保護以相左右者莫非同種也迨數傳而後

兵勢不振種人或分散或衰耗則他種羣起而與之爲敵中原百姓視其存滅

漠不關心故雖以秦王堅之強淝水一敗土崩瓦解則以氐種本少又經建元

十六年析諸氐十五萬戶使宗親分領之後散在四方勢分力弱不足敵他種

人之多也東晉以孱弱當羣強之衝卒能固圉圖存者亦緣種族之殊官民自

能固結耳

一十六國爲皇族政體魏自曹爽敗而權歸司馬宗室無復植居要地晉則

八王爭鬪夷爲東晉至孝武之世而後會稽父子當權十六國則因種族之異

內而秉鈞，外而仗鉞，皆以皇族居之，純爲皇族政體。其中以慕容姚氏沮渠乞伏爲尤甚。載在崔書，不勝枚舉。秦王堅猶能專任王猛，故國勢較強。然二十一州牧伯重鎮，大半苻氏也。蓋因猜忌他種，不得不用本族，而種族之競爭既劇，保守之力必專。故開創之初，多以此制勝。然親而且賢，能如燕之太原王恪，秦之陽平公融者，有幾人哉？同姓是崇，士心不附。平時則倚資威勢，有事則禦變無才，甚至稱兵向闕，反增內顧之憂。太阿倒持，易成篡弑之禍。國祚不永，職此之由。宋齊而後，親貴握權，諸王出閣，遂成一親貴時代。此局實始於十六國也。一涼夏西秦所用之兵，皆徵諸西域內蒙古及俘虜。赫連居朔方，沮渠乞伏禿髮李氏錯處於隴右河西，不過今陝西北邊甘肅新疆之地，而無歲不事戰爭，徵發動逾數萬，區區十數郡地，即使民盡爲兵，賦皆充餉，恐亦日不暇給耳。吾蓋蓄疑十年，反覆崔氏本書，而後能知其故。蓋一則徵諸邊外游牧之兵也。夏境北包河套，西秦境北抵賀蘭山，西抵青海，南北涼境皆西控西域，其地實跨有今歸綏以西至新疆之地，大小各部落，綦峙其間，平時居毳幕，獵禽獸，逐

水草。南涼鑰勿崙謂昔我先君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室廬故能抗衡中夏。雄視朔漠。徵之則集，遣之即散，且資其馬牛。

羊以供軍實，故雖徵發頻仍，而無養兵之費，觀於秃髮僭檀時，唾契汗乙弗等皆叛，僭檀議西討，謂今內外俱窘，事宜西行，以拯此弊，乃率騎西襲，大破之，獲牛馬羊四十餘萬，可知各國皆重視西北諸部落矣。至乞伏氏所用，則羌部爲多，一則取諸他國俘虜也。據史傳所載，每得勝，必掠民數萬戶或數千戶而去。南涼西曹從事史嵩諫，利鹿孤命將出征，不以綏甯爲先，惟以徙民爲務，蓋諸國疆宇狹小，尺籍所登，財賦所出，不能不重視民戶，此種俘虜，或編爲兵，驅之前敵。南涼尉肅謂秃髮虎臺宜聚國人守內城而率諸晉人拒戰於外。或使耕種以養種人。鑰勿崙謂宜置晉人以供軍需，帥國人以習戰射。此所以歲歲出師而兵不減少也，是則民之生其時者，亦大不幸矣。

一各國猶能重視經學也。永嘉之亂，中原文物掃地殆盡，然夷攷史傳，則當時經學固未衰也。漢劉淵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尙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劉和亦習毛詩鄭氏易左氏春秋，劉殷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

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北州之學殷門爲盛范隆著春秋三傳撰三禮吉凶宗紀董景道明春秋三傳京氏易馬氏尙書韓詩皆精究大義三禮專遵鄭氏著禮通論演廣鄭旨趙石官制有經學祭酒史學祭酒皆以名儒領之郡國立學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燕慕容皝崇尚經學立東庠於舊宮行鄉飲禮每月親臨考試優劣僂復立小學於顯親里以教胄子暉受經於博士王歡等建熙五年因通諸經祀孔子於東堂秦苻堅廣脩學官詔郡國學生通一經以上充之親臨太學考諸生經義問難五經孝廉通經者皆拜令長建元七年行禮於辟雍祀先師孔子蘇通劉祥精二禮以通爲禮記祭酒居東庠祥爲儀禮祭酒居西庠又以周官經未有師韋逞母宋氏家傳周官音義就其家講室書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授業焉爵宋氏爲宣文君周官學復行於世後秦姚萇戎馬之中猶令留臺諸鎮各置學官勿有所廢姜寵溷于岐郭高皆耆儒明經教授門徒諸生萬數千人興引龍等講論道藝學者咸勸涼宋纖注論語江瓊明詁訓北涼劉昺以經授徒沮渠蒙遜禮爲三老談論經

傳。茂虔尊爲國師，親自致拜，索敞爲昉助教，盡傳昉業，以喪服散在衆篇，撰比爲喪服要記，闕駟注王朗易傳，學者藉以通經。蒙遜給文吏三十人，典校經籍。蒙遜又遣使詣宋求周易，其餘各國以建辟雍，立泮宮，增高門生書者，難悉數也。嗚呼！十六國之時，星野華離，學宮鞠爲茂草，諸國主又皆崛起戎馬間，用武力相雄長，猶復隆禮周孔，尊尙墳典，朝脩醑杖之儀，士守絃誦之學，沮渠氏盧水胡耳，而嗜悅經訓，如是其篤也。六經之道，彌綸宇宙，世運雖亂，斯道不亡，觀於十六國而猶信。

此外更有一特色，則佛學是也。崔書所列僧傳，凡二十四人，皆詳敷名理，固曲崔氏航精內典，而佛教大乘渡入東土，實以十六國爲初盛時代也。其中有兩大師焉。一曰後秦鳩摩羅什，傳龍樹提婆之法東來，專宏性宗妙諦，四論翻譯，皆出其手。弟子道生僧肇道融僧叡等咸受大義，爲三論宗。又譯行成實論，僧叡爲之注釋，爲成實宗。一曰北涼曇無讖，譯涅槃經三本之一，都一十三品，爲涅槃宗。崔書鳩曇二傳，妙義紛綸，以其爲佛學專門，非本報範圍，不復詳論。

正倫

禮

近世經原人學者社會學者之所研究。咸謂國之自然。起原於家。由家之進步。乃成爲國。雅典柏拉圖法律論曰家者小國此固泰西哲士所公認。可知我孔子之言倫理。雖義有廣狹。其多主家族立說者。實探源之論也。禮記祭義篇云。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梅氏古文尙書伊訓云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是不獨言親言長。且直以立愛爲教民之本。孟子亦云。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其故何哉。夫人類之團結也。其機關生於愛。其愛愈博。則其團結爲愈大。而程度愈高。國勢亦愈強。論者謂愛之本質。蓋醞釀於男女之情。易序卦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父子而根本於親子日本以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而根本於親子。父子母之公名詞吾國無語可易故仍之之性者。美國惹米斯。日本富永岩太郎。以爲百般之道。德皆由親子之愛情所擴張。凡有親子之情者。卽爲有人性之人類。無論若何。

暴亂之徒對之者終能施以教育之方法。由此觀之，更足證孔孟之言，洵合古今中外之公理矣。

孝字始見於書堯典。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蒸蒸又丕格姦。蓋四

岳之舉舜也以孝，帝堯之試舜也以孝。孟子稱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豈不信

哉。子思作中庸。史記孔子世家其贊揚聖祖之德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

經，立天下之大本。鄭康成注云：大經謂六藝而指春秋也。大本謂孝經也。又孝

經緯鈞命訣載孔子之言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見中庸鄭注故孝經開宗明義

章，首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然則夫子之教孝，其殆亦祖述堯舜也

夫。教孝即是貴仁

論語有子稱孝弟爲仁之本，其言必受自宣尼。樊遲問仁子曰：愛人立愛自親始，故孝弟爲仁之本。管子

曰：孝弟者仁之祖也。戒篇與有子之意正同。孟子云：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

兄是也。亦可互證。朱晦翁論語集注引程伊川說：謂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

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似失之。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三云：宋儒以孝弟爲庸行粗迹，而別於虛處求性，故其言往往有過。

孝



高之弊

日本蟹江義丸以爲孔子之教所特重者尤在於孝其說是已至謂孔子主張極端服從。歷引論語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及對孟懿子問孝與曾子稱孟莊子之孝等語以證明之。詳見孔子研究第二篇第八章則蒙不謂然非獨朱注已云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爲孝故語樊遲以發之。况孔子以從父不義之令爲非孝固明著於孝經諫諍章乎。又荀子子道篇述孔子之言曰子從父。奚子孝。臣從君。奚臣貞。審其所以從之之謂孝之謂貞也。荀子子道篇又引傳曰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由是而言則孔子之意昭然可見矣。三年無改之說必夫子有爲言之且無改而曰之道則非不義可知。若孟莊子之不改父臣與父之政亦正以獻子用臣賢行政善耳。宋哲宗初即位張商英上書言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以報復私仇蓋經義之不明其禍若此

今人因政治革命之後有謂中國父權太重倡家庭革命之邪說者不知歐洲如法蘭西爲民權自由之國然考其法制亦子應尊敬父母而父母者於其子

之身體或財產。則有監守之權。懲戒之權。管理子之財產及收益之權。其它各國。法或稍異。要無不有親權。雖俟子成年。即須交代。而親權之有。固爲世界之公例。且歐美法律。有婦人虐待夫之父母。准其離婚之條。誰謂西人無父子之倫乎。矧摩西十誡。本有敬爾父母之言。耶之爲教也。敬天而後首敬父母。其義乃並生我治我即君長教我即師而一父母之。以吾中華之夙敦孝道。而一旦欲自外於人倫。豈不重爲列強所嗤笑哉。然家庭習慣有應改良者亦不可不注意也

五倫以君臣居首。非僅爲當君主時代。不得不然。其實蓋納對國家之義。於君臣之中。何以明之。正以諸經只言君臣。少言國家故也。所謂不仕無義。君臣有義。皆對於國家之義耳。即莊子所云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亦對廣義之國家而言。不然方戰國之時。於齊不可則去之。楚於燕不可則去之。秦之韓之趙之魏之。然亦有指君一人言者。如事君盡禮之類。燕也安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邪。

是在承學之士。分別觀之。  
春秋襄十四年左氏傳載師曠之言曰。天之愛民也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又襄二十五年傳載晏嬰之言曰。君民

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惟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之二說。竝可證孟子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之義。孟子此指實然。古者謀人軍事。敗則死之。蓋不死君而死事。故爵位有難受。而臨難無苟免也。是以凡効力於國家者。責任所在。要當舍命不渝。雖民主之國。亦惡能外此道哉。

易革之象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孔子此言。孟子而後。惟程朱能真知之。程正叔不信武王觀兵盟津。謂觀兵必無此理。今日天命絕。則紂是獨夫。豈容更待三年。遺書卷十九朱晦菴論文王以服事殷。謂若紂之惡極。文王未死。也只

得征伐救民。語書卷三十五此其所以不媿爲大儒也。漢世如黃生之薄湯武。轅固當

已爭之。其後韓退之之作伯夷頌。有云。微二子則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矣。意

亦不以武王爲然。至蘇子瞻志林。卷五則直斷之曰。武王非聖人也。朱子語類卷三十五云。泰

伯夷齊之事。天地之常經。而太王武王之事。古今之通義。但其間不無些子高下。若如蘇氏用三五百字罵武王非聖人。則非矣。於此二事中。須見得道並行。而不悖處。乃善。又云。聖人稱泰伯。至德謂武爲未盡善。亦自有抑揚。案晦翁謂須見得道並行。而不悖處。是也。其解武未盡善。似誤。蓋孔子之於韶武。特就樂

言之耳武未盡善當是音聲之失傳若果有愆德而象之抑豈得爲盡美邪戴埴仲培鼠璞卷下辨蘇論之非甚詳陳同甫且謂武庚祿

父殷之孝子管叔蔡叔殷之忠臣龍川文集是皆私於一姓之偏言夫豈有當於公

理哉若如所說是黃生之賢聖過於孔孟而蘇陳之有功名教亦遠勝於伊川

考亭也蠻族有羅羅者俗愚而戀主即虐之至死猶舉其子姓若妻妾戴之不

敢貳見檀默齋說蠻烏虜曾謂聖人而以此爲法哉雖然湯武之事重在救民要亦非

黃巢李自成輩所得藉爲口實也

呂留良云五倫惟父子兄弟從仁來故不論是非若君臣朋友二倫却從義生

義則專論是非是而義合則爲君臣朋友非而義離則引退義絕則可爲寇讐

故曰父子主恩君臣主敬明乎敬之義則文王夷齊龍比皆敬也武王亦敬也

天下無不是之父母不可謂天下無不是之君上但人臣一身生殺惟君不可

以私怨而生懟叛之心此昌黎二句之不朽於古今也若其大義所在則天降

下民一節此理巍然撫我則后虐我則仇亦天經地義如此非我一人得而徇

心違天也如謂事君亦如事父連是非都抹殺則非止敬之道矣四書大義案晚

村是說。朱軾等駁之尤力。見駁呂留良四書講義然實諂媚君上之詞。爲人臣之禮。三諫

而不聽。則逃之。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禮記曲禮篇下鄭康成注曰君臣有義則

合無義則離子於親至親無法志在感動之明著禮經。安得謂事君猶事父乎。且忠之爲訓。初非專

屬事君。即君之於民。亦可言忠。如春秋左氏傳。上思利民。忠也。曹劌以察獄以

情爲忠。是已。又論語。行之以忠。則爲施政言。爲人謀而不忠。則爲交際言。而忠

信之忠。忠恕之忠。則爲立身行道言。固不似孝字之義。有專主。不可移易也。至

天下無不是之父母。一語。以告人子。則善矣。若爲父母者。以是設心。則止慈之

謂何。矧在君上。有不爲桀紂者哉。

我國夫婦一倫。每失之過與不及。夫固不免虐婦。婦亦時有陵夫。蓋坐昧於各

正其位。而不知交相愛耳。易家人之大義也。又九五王假有家之象曰交相愛也。劉熙釋名曰。士庶人曰妻。妻齊也。夫賤不足以尊稱。故齊等言也。釋據此則

有不齊等者矣。成國殆沿古者貴貴之說。非孔子夫夫婦婦。平等之義也。

記稱夫義婦聽。禮記禮運篇家道常經。理固如此。然夫或不義。則婦有不聽者矣。白

虎通曰。妻得諫夫者。夫婦一體。榮恥共之。詩云。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相不遘死。此妻諫夫之詩也。諫諍篇又禮記檀弓疏引五經異義云。妻甲夫乙。毆母。甲見乙毆母而殺乙。公羊說。甲為姑討夫。猶武王為天誅紂。鄭康成駁之云。乙雖不孝。但毆母耳。殺之太甚。孔冲遠謂如鄭此言。毆母妻不得殺。若其殺母妻得殺之。然則婦亦豈盡以順為然哉。

周禮地官媒氏。掌萬民之判。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禮記曲禮篇曰。三十

曰壯。有室。內則篇曰。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是古無早

婚也。早婚之害。今人論之已詳。世傳周文王生伯邑考及武王之年。殆不可信。至夫死妻稚子幼。許其適人。則固經

有明文。儀禮喪服記。繼父同居服齊衰期。異居服齊衰三月。所以重生命。全孤

弱。夫故董仲舒論斷疑獄。拾兒路旁。斷以父子之律。加杖所生。附於不坐之條。

見杜佑通典賀喬妻于氏所上表。仲養純生人道之大。故改適為依禮。而不嫁則為高節。說本

王氏禮經箋。此蓋存乎其夫婦之愛情。非可強而致也。未嫁守貞之為非。禮前人已多言之。所謂一與

之齊。終身不改者。初志則然。殆非所論於夫死子幼之時。且禁婦改適。特秦之

苛令耳。史記秦始皇本紀會稽刻石宋世如范希文幼隨其母改適朱氏遂居

長山名朱說既貴近其母歸養始還姓更其名凡遇推恩多予朱姓子弟若在

近代必詫爲怪事矣。閩循觀伊蒿泥於程子婦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之說因謂喪服蓋漢初諸儒所竄入同時法坤宏鏡野著迂齋學

古編已辨其失見錢儀吉新梧行石齋記事彙法閩韓三先生傳阿非利加洲土人之俗夫死不嫁而印度土

人之俗夫死婦多置薪自焚以殉其重節烈似勝我國然爲西人割據而奴隸

之果何益哉又古者大夫娶妻姪娣相從爲妾今美國俗妻死不得娶婦况妻

姪之近於亂倫若一夫一婦尤爲英美各國之通俗此制之善孔子生今日亦

必從之蓋孔子固聖之時者也

五倫之中惟兄弟和睦爲最難蓋雖同氣之親每以財產之觀念娣姒之感情

而不免鬩牆者比比然矣故書稱帝舜之孝必曰象傲克諧詩美王季之德亦

曰因心則友非於父母有深愛者惡能兄弟怡怡乎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

明。章固未有孝於親而不友於兄弟者矣

論語稱以友輔仁詩小雅伐木序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故

中庸以朋友爲五達道之一。而白虎通則列朋友於六紀。三綱六紀篇其關係顧不

重哉。且記有之曰：父母存不許友以死。禮記曲禮篇是父母沒固得許友以死矣。此

見古代尚俠之風。周禮大司徒任本六行之一。不得謂非聖人所重。朋友之交庸可濫乎。昔侯霸欲與王丹交友。

丹被徵遣子昱候丹於道。迎拜車下。丹下答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爲見

拜。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後漢書王丹傳蓋古人之慎交如此。夫擇不處仁。獨

譏非智。况朋友乎。方今風氣喜矜結納。杯酒朝接。盟牒夕通。徒事黨援。違云道

合。兇終隙未。固其宜爾。

歐美諸國之言倫理學。於社會公義。則有生命財產名譽。於社會公德。則有博

愛公益禮讓。論語稱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見義不爲無勇。已所不欲。

勿施於人。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大學稱絜矩之道。中庸稱成己成物。盡人性

盡物性。贊天地之化育。凡此所言。有狹義。有廣義。實與泰西倫理學之宗旨無

殊。安得謂孔子之倫理義狹。專主宗族。而不及國家萬類哉。晚近學者。熏心利

祿。溺志詞章。眇能留意於此。故致聖言日晦。而心醉歐風者。或遂以耳代目。棄



祖國舊學如土苴。譬之身懷珠玉。而乞食途人。是但言可不哀哉。此尤仁人志士所當深念者也。





說文解字辨證第一

侯官陳衍學

一部

元从一从兀。大本徐徐鍇云：元首也。故謂冠爲元服。故从兀。兀高也。與堯同意。俗本有聲字。人妄加之也。會意。段氏據髡从兀聲。軌从元聲。例以爲非从兀。當作兀聲。古音元兀相爲平反。桂氏馥亦据戴侗云：兀聲爲是。王氏念孫云：髡兀聲。或作髡。軌从車元聲。即小車無軌之軌。九經字樣亦作兀聲。徐鍇不得其解。削去聲字。大徐又改从一从兀。並非。衍案元兀相爲平仄。二徐豈有不知。惟髡軌形聲字。从兀得聲。自不可畧。元會意兼形聲字。說文在字書中爲形書。元从一从兀。會意既明。則形聲从略可也。或著亦聲此例甚多。詳另撰說會文舉例中意處較難識於形聲也。小徐說明所以从兀之義。而諸家轉以爲非。誤矣。

### 玉部

琄朽玉也。从王有聲。讀若畜牧之畜。

案此畜字音當讀如聿。

段氏改琄作玉。訓从王有點。

據史記公玉帶。索隱引三輔決錄注云。杜陵有王氏音肅。說文以爲从王音畜牧之畜。此可證。唐本但作玉。不作琄。衍案玉篇琄文下引說文云。朽玉也。許救切。廣韻四十九宥。琄朽玉。即次於聿字下。並許救切。則从王有聲云云。必不可改。更考玉篇玉字下注。欣救思六二切。訓玉工也。亦姓也。不及朽玉。不引說文。廣韻一屋玉字下。雖訓朽玉。又訓琢玉工。又姓云云。息逐切。則琄玉必古今正俗字也。琄古正字。訓朽玉。係許救切。有不宜有也。玉而朽。乃不宜有者。又形聲含會意字。朽玉必治之。故次義引申爲治玉。又或以治玉工得姓。故又爲人姓。而音亦轉爲思六息逐等切。玉篇以玉字朽玉義。流傳已久。不廢之。而列字則不敢類從。且本書上篆爲璣。一从無聲。一从有聲。敘列之意顯然。

璧瑞玉圓也。段氏桂氏皆未明句讀。致朱氏王氏從而疑之。衍案當據玉篇下

瑞玉爲一句。圓以象天云云爲一句。此處亦訓瑞玉言其物也。又訓圓也。言其形也。桂氏將瑞玉圓也四字連讀。故疑老子注引無圓字。段氏注說文。好明句讀。詳舉例中而此處獨含糊讀過。訓解亦不別白言之。旣云瑞以玉爲信。又引鄭注周禮璧圓象天。似存騎牆之見。朱氏王氏改圓爲環。環另是一物。且訓圓經傳有據。訓環無據也。

瓊赤玉也。段改作亦玉。桂云赤玉乃璆字誤分爲二。又譌來爲赤。瓊即璆也。衍案段桂均非。惟小徐直斷爲赤玉。誠是。蓋許書通例瓊如非玉。則當云石之似玉者。或云石之次玉者。如其即玉。則但云玉也。無特贅一亦者。璆瓊二篆相連。以爲璆誤分似矣。然从叀从疋从雋从喬之字。多有赤義。爾雅薑蔓茅。郭注薑華有赤者爲蔓。蔓爲赤華。瓊爲赤玉。其例一也。又瓊或從喬从雋从旋省。而蔓亦有名旋者。本草旋花。蜀本注。旋薑花也。廣韻薑亦名薑菜。文選注喬雲外赤內青。南方草木狀橘赤實。皆其確證矣。

## 一 部

中和也。从口，上下通。段氏改和作內。朱氏改作矢著正。謂口當作日，爲侯之形。衍案當據玉篇廣韻存和之訓。當从桂氏說中和之氣上下相通云云。如段之直言內，與上下通之義有礙。內對外言，中者對上下四旁言。但言內，何必从上下通。段所以改作內者，實疑衛宏說用字从中从上，則中从日不从口。卽與味之取義於口者不合。因據麻沙本作肉，一本作而，推測其爲內字之譌。與改刺肉作刺內者同誤。不知許書所引通人之說，儘有與許書本義不合者。詳舉中字固當从口。取其四旁均齊方正也。本非从日从口。口篆文作日。與从日。四旁皆不均齊方正也。訓和之義，亦與从口無涉。但使係方圍四周之形，而有丨以上下通，則口四旁也。加以上下通，則所上下四旁均齊方正。六合太和之象也。中自从口。和自从口。何礙乎。至於矢著正之說，則不過中之引申義，而中當讀爲去聲矣。

屮部

毒厚也。害人之艸，往往而生。从屮从毒。小徐作毒聲。段氏引申其說，謂毒毒一

部三部合韻。王氏念孫引漢書地理志犀象毒冒珠璣師古注毒音代。此衍案

音方言假借通轉偶然有合非本字本音若據此例則說文中應改从某作某聲者多矣衍案當參用李陽冰說與近人

朱氏駿聲說。陽冰謂从艸从土从母定爲从艸从土从母蓋土無行則从土从

母以止之爲毒。艸有毒則亦从艸从土从母以止之爲毒。正同意。其加从土

者。艸艸初生即有毒。必得土不正之氣獨厚。餘詳舉例三合字例中陽冰作从艸从土

母。在大小徐之前。从母从土。爲小徐所駁。無可置喙。何如从土从母。其義甚

貫乎。朱氏作从生从隹省。有礙部居。何如从土从母之無礙。从毒則多一迂

折。且土無行。不能在艸有毒前也。

### 艸部

萃萍也。無根浮水而生者。衍案萃萍萍三篆。萃萍入艸部。萍入水部。當據許書

通例。刪去水部萍篆。而萃訓云云下。當增一曰籟蕭也。爲次義。萍之當刪。即

於其入水部疑之。而爾雅之有萃萍無萍。其明證也。如萍生於水。當入水部。

何以菱落藻不入水部。曰菱落藻等字古無作不从水者。入水部其偏旁不

成字。然則何不如蕩藻藻之从艸水某聲。而蕩藻藻何以亦不入水部。曰蕩藻藻係三合字。故然。則蒲作从水菴聲。偏旁既成字。又非三合字。何以亦不入水部。蒲不入水部矣。何以萍从水荈。亦不入水部。須知萍水草。从艸从水。仍當以艸爲主。水次之。非如鉤拘筍三字。許君特立一部。不从金从手从竹。而从句之例也。然則移萍艸部。而去萍存萍歟。段氏意如此曰。無解於許書訓注。萍下既用萍而不用萍。萍下亦用萍而不用萍。蓋下亦用萍而不用萍也。爾雅萍萍。郭注。水中浮萍。月令萍始生。注云。萍萍也。可知萍爲浮萍。主字無疑。又爾雅訓萍之字。既作萍。訓蘋蕭者亦作萍。並不出萍字。詩正義引釋草萍。舍人曰萍一名萍。可知萍爲後來經典所加。以別於訓蘋蕭之萍也。不知萍自訓蘋蕭。亦自訓浮萍。字書此例。指不勝僂。爾雅兩出之。訓義絕不相蒙。許書不能兩出。則惟有以一日別之。而於他篆之訓萍訓萍者。自可輾轉而相注也。至玉篇收字既多。正俗並入。自以人人共識之萍列於前。而萍下則以蘋蕭爲次義。正與許書相證而不相妨。



蘭香草也。葢草出吳林山。大小徐本同。至近人桂段二家。始據一切經音義引說文補作香草也。衍案葢之應否。補作香草。當先審葢是否同蘭與蘭。葢是否同蘭與蘭。當據山海經吳越春秋玉篇廣韻。知葢之即菅。據毛傳韓詩外傳等書。知蘭之即蘭。山海經云。昆吾山西有葢山。郭注葢即菅。吳越春秋干將鑄劍麻經葢服對舉。其爲茅屬無疑。至玉篇有蘭無蘭。有菅無葢。顯然以蘭統蘭。蘭蘭爲古今字。以菅統葢。菅葢爲古今字。其不出蘭葢字。或有意刪之。或列蘭蘭下。或列葢菅下。傳寫脫也。廣韻亦菅葢蘭統爲一字。蘭下注蘭也。蘭與葢此疆彼界。毫不相侵。至桂疑蘭通於蘭。殆以蘭从閑。蘭从閒。閒相通耳。不知字書形聲字。其偏旁分古今字。即其必同物也。詳舉至於蘭之即蘭者。詩溱洧澤陂傳。皆云蘭即蘭。韓詩外傳。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溱洧兩水之上。秉蘭草祓不祥。而水經注荊州記之。謂爲都梁香本草之澤蘭。一名水香。生汝南諸大澤旁。楚詞九歌之澧有蘭。皆指爲生於澤者言。其香並在葉。其令人盆盎所養。當爲山蘭。惟夏侯湛賦又割蘭乎崇岡一語。本草圖

經辨之了然。至幽明錄之廟中道夾樹蘭。離騷之滋蘭九畹。司馬相如傳之蕙圃衡蘭。馮衍傳播芝蘭于中庭。皆言生陸地者。大抵蘭之爲草。多生水旁。亦非如蓮菱之生水中。移植陸地亦可。以本草多生下濕地。葉微香。或生澤旁。三語爲斷。然則蘭爲香草專字。澤蘭先出。多見山澤後出也。蘭蘭自爲古今字。與蕞菅自爲古今字者。判不相涉。而蕞下不應補香草也。三字矣。段桂二家。蘭蕞分別未清也。

鞠目精也。以秋華从草鞠省聲。衍案此篆以改正鞠字篆文爲要。鞠篆當作鞠。

桂氏說是而未暢許氏通例凡云某省聲者。某字必係得聲之原字。無此字已屬某

省聲。而他字又从此字省聲者。詳舉例省聲例中即間有一二。皆當改而未盡者。不

得以一字破數十字之例也。籀从幸从人从言竹聲。从籀省聲者。如籀芻鞠。鞠或省言。或省幸。或省竹。或省竹並省言。而皆不離乎籀。籀何得獨从鞠轉省乎。省竹省言而加米。是从籀轉聲也。至小徐謂从鞠聲。則鞠爲何字耶。

又案訓日精可據玉篇及桂氏所引本草經。段氏辨亦當抱朴子爾雅圖贊。決爲

今菊花正字。菊爲俗字。實別一物與蘼無涉

又案各本作似秋華。當依大徐本及韻會段氏趙宦光說桂氏正爲以秋華

蘼即與蘼爲一物。亦不得專指蘼爲秋華。轉謂蘼爲似秋華。然則蘼當爲蘼。

古今字蘼或从籀作蘼也。

蕭艾蒿也。桂氏疑蕭艾二物。欲改作香蒿。衍案蕭當訓艾蒿。不必因玉篇而改

香蒿。蓋玉篇艾既訓蕭。而蕭又徑訓艾。則艾蕭二物。稍有分別。不見說文

艾既訓冰臺。而蕭又自訓香蒿。則艾蕭二物。不過稍有分別。又不見。然則言

艾可以包香。蕭艾皆言香不可以包艾。蓋言香不言艾。無葉白意。狀蕭之味。

未狀蕭之色也。据本書菽蕭也。爾雅蕭菽郭云即蒿。釋文音秋。莊子恃緯蕭

而食。釋文蕭菽蒿也。廣韻蕭蒿也。蕭爲蒿屬無疑。據毛詩生民傳。禮郊特牲

注。漢書禮樂志李奇注。蕭爲香蒿無疑。據周禮鬱人疏。引士以蕭庶人以艾。

詩彼采蕭。彼采艾。離騷淮南子後漢書張衡傳。皆蕭艾對舉。蕭艾爲二物。又

無疑。乃蕭不訓香蒿。徑訓艾蒿者。本草圖經。艾莖類蒿。而葉背白。以苗短者

爲佳。離騷注：艾白蒿也。艾之所以異於蒿者，第以其葉白。爾雅：蒿，葍。郭注：今人呼青蒿。詩：鹿鳴疏：蒿，青蒿也。廣雅：草蒿，青蒿也。本草同。而詩：陸疏：蒿，或云牛尾蒿，似白蒿，白葉莖粗。然則蒿之所以同於艾者，亦以葉白，所以異於艾者，艾苗短，去蒿稍遠。蒿莖粗，與蒿最近，而訓白蒿有藜，專字訓香蒿者，已有葍專字，兼香與白者，必訓艾蒿也。言艾蒿不礙其爲異於艾。釋草：郭注：亦有今艾蒿之文。至段謂借艾訓蒿，言其似艾。許書此例甚多。詳舉或疑艾非香草，蒿與艾同稱，與蘭對稱。蒿本非香蒿，不知艾蒿之香，言其辛烈之氣味，非必如蘭也。



東三邊 顧氏修文備史雜傳

續第一期

### 炒花花大列傳

炒花虎喇哈赤季子也。嘉靖中，炒花最稚弱，黃勇常亡抵於穹廬，易之，竟歸速把亥。久之，速把亥略廣寧，炒花輒執干戈往從矣。隆慶初，復從酋長黑孛羅等萬餘騎略河東，稍稍稱強。明年，速把亥歹青馳鵬背山，使者十餘輩約炒花，炒花至，然後入丁字泊，居一二年，遂與土蠻相仇殺。於是速把亥委正炒花聚兵羊腸河，詳言擊土蠻，迺欲患苦我河東遼陽間。其明年上即位矣，已大會黃台吉、黑石炭卜言台周以兒、鄧堵刺兒、煖兔拱兔、捨勞亥二萬餘騎，從平虜堡南靜九臺空入，副總戎曹簞追逐至國公寨，斬首捕虜凡一十一級，奪獲馬凡四十八騎，虜乃棄鈎杆與漢兵相持，頃之，參將唐朴備禦黃都楊四德、馮文弼、孔

東孺蔣國泰自北而至。副總戎傅廷勳遊擊王維屏備禦丁傲守備郎官白東而至。於是李成梁見爲榆林舖地形於馳逐不便。乃移壁平虜堡。而以傅廷勳等兵居潘陽城外。列車下營。以示有備。無何虜果馳潘陽營中。砲鳴如雷。虜乃奔西北高墩。成梁明而習於計。度虜必從古道出塞。乃帥輕銳之卒六千人。而以三千人爲一陣。陣大率類一二字。居左右如列眉。而又四千人爲一大營。居中。於是將軍令曰。兩軍將進戰。先期中軍擊鼓。一字陣軍聞鼓聲。卽魚鱗而入。然後二字陣軍接踵。火砲火鎗火箭俱發。是時虜亦擁萬餘騎。約長二十餘里。列左右如漢兵。既至堡南八里。成梁乃令營中擊鼓傳發。諸君皆鼓行而前。先以火砲擊傷甚多。成梁親提兵大戰。自巳至未。殊疾力。把總許繼恩挽戰車尾。虜後。炮火震天。虜乃棄輜重反踵走。成梁追亡逐北。至河溝。水深十餘丈。馬牛橐駝盡傾跌。充盈河溝十餘里。我兵乘勝渡河。擊殺以千數。會暮取浮屍斬首。凡二百有七級。奪獲橐駝馬牛羊器械無算。我官軍死者二百七十餘人。是時速把亥炒花哈屯委正歹青黃台吉堵刺兒莽忽大董狐狸長昂長兔實志在

犯全遼。見東隅燧火精明，不可入。乃詳示北遼，以緩我兵。頃之，倉卒從威遠堡突入。大將軍備兵甚盛，旋追逐出邊。虜之傷石矢者，亡慮千餘人。是歲萬曆丙子也。其戊寅春正月，黑石炭歹、青哈屯、炒化速把亥七萬餘騎聚捨刺母林，詳言搶王台，頃之，乃馳遼陽、瀋陽、開原，挾求貢賞。詳言欲入犯，誘廣寧兵西防，因移壁劈山。於是李成梁欲先伐其謀，乃帥遊擊陶承譽、參將姚天與等，期十九日直搗劈山，去邊二百餘里。李平胡望見穹廬皆紅纓，其南道可擊，亟趨諸軍進戰，破之。斬首捕虜凡四百三十五級，奪獲馬四百七十七頭，橐駝二十二頭。弓矢器械無算。自是之後，炒花及哈屯歹、青速把亥等益擁精騎，少者一二千，多者五六千人，皆披帶盔甲，張弓露刃。到開原要賞，因公行規略。先是去年六月入市，頃之，卽略軍餘七人、牛十九頭，殺餘丁三人。七月，略餘丁九人、牛五頭。十月，殺餘丁五人，略軍餘四人、馬牛驢三頭。其明年，炒花速把亥兒、漢煖兔老撒卜兒、亥恍忽太三萬餘騎從東昌堡亂柴口入，深至耀州。裨將秦得倚等追逐，斬首二級，奪獲馬一十五頭。已大會黃台吉於遼河，成梁躬提兵衝鋒，大戰。

園山擊破之。斬兒度等首虜凡八百七十九級。奪獲馬一千二百四十八頭。橐駝十六頭。盔甲器械無算。虜亦射我兵。蔡繼祖等一百四十四人。馬二百八十八匹。於是制置使梁夢龍以捷聞。上祭告郊廟。賜金錢幣帛有差。先是部夷阿都亥等千餘人亡抵養加奴。已炒花覺。使使者索之。於是得把漢那木賴。執而殺之。阿都亥懼誅。易名我兔。亡歸漢。漢塞執而僇之。頃給諫及御史安九域請論如法。其明年益聚黨略瀋陽。其明年偕土蠻深入凌河。殺略甚多。其明年炒花與黑石炭煖兔伯言以曩時所鹵略不如願。聚黨二萬餘騎。復欲略遼瀋開原。其明年春。速把亥伏誅。炒花乃與其姪老撒卜兒亥悲憤益亡聊。且莫思欲一逞於漢。於是亟走土蠻罕。專以報仇爲務矣。是歲萬曆壬申也。炒花把兔兒卜言願脫合赤老撒卜兒亥提萬餘騎入關東雙台大小黑山。擊城堡。聲欲略廣寧遼瀋。漢使謀者伺之。諸虜皆粟馬黑山迤北錦塔下。頃之。虜以二千餘騎從莽撞湖直搗李高麗韓家路。總戎尤繼先出兵鏖戰。自午至未。斬首虜凡一十八級。奪獲馬八十四頭。被鹵男婦鄭大漢等一百七十一人。牛驢二百二十



三頭陣亡把總李世功李守仁二人官軍張國付等四十六人傷丁尤彪等四十八人漢馬死者五十三頭餘黨悉從野豬湖北空台出邊其七月炒花把兔兒卜言顧花大老撒卜兒亥煖兔伯言兒哈喇把拜阻舊遼陽於是犯鎮武錦義總戎董一元長驅三千餘里斬首捕虜凡四百餘計橐駝馬牛羊以千數語在把兔兒傳其丙申春炒花以五路哥兒以兒鄧約謀欲引三萬騎寇鈔河東炒花親速把亥弟始以把兔兒強橫行塞北既有年今速把亥把兔兒先後皆伏誅死而炒花得無恙炒花一名炒哈一名抄花曩者擁兵馳關市下關吏問何爲曰吾欲索阿兄速把亥盜甲及什物庶幾得一事以爲遺念也

### 黑石炭列傳

黑石炭李只第五子也逐捨刺母林哈喇母林及捨伯兔水草以爲雄嘉靖中與土蠻王文打來首難寇我錦義諸郡當是時速把亥亦欲入遼陽乃使使者告黑石炭曰吾遲若於遼河今所與俱皆五路台周土獐阿不亥乃蠻阿不亥庄秃此精兵也於是同馳遼陽奉集堡制置使許綸遣五將軍絕幕大克獲獲

首虜五十四級。馬一百六十三騎。奪漢人張秀等二百五十有七人。居一二年。復與土蠻委正塔他昌吉長禿王文納木那林並聚兵炒禿。因寇我界嶺桃林冷口擦崖子。我兵皆鑿冰以阻胡馬。已從花兒營寇山海關一片石。漢大出兵馳黃土嶺。蒼頭軍白棟即劍斬一人。懸首城樓上。示諸虜曰。敢犯塞者有如此刑。自是之後。黑石炭數爲寧前患害。臺御史魏學會微使諜者行義院口。聞有微輒以狀請誠關吏毋阻。或開一片石便門。益得從間道走。著爲令。令諜者得所聞輒疾走。走殆如飛也。隆慶末。黑石炭陰與三衛至關市。請比俺答索封貢。臺御史張學顏亦欲比俺答獻趙全事。令生得速把亥歹青來。然後可。是時胡中久布衣穀食。其酋長皆以錦繡相高。用以誇貧虜。貧虜亦自以不得漢金繒誠羞慙。於是開原廣寧市益不可閉。學顏請自今黑石炭得比三衛。並皆市賞如法。其後甲戌。黑石炭與委正以兒鄧黃台吉炒戶兒卜言兀矮山堵兒四兔煖兒寇廣寧錦義。頃之。從黃台吉圍海西寨。乞婚王台是制。疑有誤制置使王一鶚以黑石炭爲打刺漢。從李乃哥所報也。頃之。把都兒及兀魯速起。於是大會

黑石炭煖兔拱兔長昂董狐狸寇前屯乘冰凍漢兵皆東防故也其明年夏屯聚舍刺塔黃佃子欲分犯薊遼於是以五十餘騎從鐵嶺鎮入二十餘騎從古城入二十餘騎從松山堡麻溝台入並止壁連山驛索廣寧開市語在土蠻傳其明年春黑石炭復從歹青哈屯炒花速把亥捨刺母林奔遼瀋開原索市賞如初頃之帥三十萬騎寇十方寺上榆林靜馭諸堡乃先以五千騎從長定堡沙溝兒南竄墻入遊擊將軍陶承譽引兵擊破之斬首虜四百七十六級奪獲馬牛羊盜甲無算其明年春與速把亥伯言大聚三萬餘騎謀入廣寧於是自車腦發兵南旁塞行獵以示漢不備遂入錦義迤西略糗糧鐵器諸什物其明年秋益從黃台吉大小委正歹青拱兔煖兔以兒鄧赤勞亥花台吉宰桑戶土妹聚兵兀炭謀欲入廣寧塞而會崔八兒亡入漢輒告克石炭爲長克石炭乃卽黑石炭也居無何果牽妳子馬牛度黃河止壁那林復請市如初大將軍李成梁急使諜者馳義院口屬夷五在以其狀告土蠻罕他太兒灰正速把亥打來罕刑馬祭旂毒於好村今已聚磕力謀欲入遼左令人皆牽牛四蹄羊六角

以充舖資。己乃誡曰：敢議令及不如令者，則有罰。罰盜甲馬牛羊，五在謂打來罕亦即黑石炭乎。其冬，與伯言戶兒速把亥銀燈五萬餘騎，從撥刺兔發兵往河西南。兀魯班、薊喇哈鈔、遼遠前屯衛，遂欲斬山海關而入。其明年冬，謀者馳告黑石炭銀燈，委正把漢寇遼左。今已至寬邦矣。居有頃，胡騎二百果從大鎮堡入，守備使周之望大出兵逢戰捷，首虜凡四級，奪獲馬二騎。漢人一十二口，之望度此虜騎來，必窺視道里，當復從他道入。是時往來者，或言虜欲入寧遠錦義，或言入廣寧迤西，或言入義院口，或言入桑花谷，以報夙昔之怨。漢使謀者行黑松林，望見紅土壩，虜騎聯絡四十里，煙火相望。於是大將軍李成梁提親兵李成材等備大清堡，而遣副總戎曹簠原朴分道而馳，而胡騎二三百果往大靜堡外邊東北走。成梁乘山頭舉火，諸兵魚鱗而上，接戰大破之。斬備渚賴阿亥羅阿章唐恩堯若卜屯大把失太等首，凡四百七十一級，奪獲馬凡五百八十三騎，橐駝凡二十四騎，盜甲器械無算。我官兵傷丁朱佩等凡九十九人，漢馬死者凡三百二十六騎，是歲也。益賜李成梁伯爵，得世襲。因給鐵券，它

皆賜金幣有差。黑石炭爲人狙而習兵，常隨市要挾，以窺我虛實。間分兵盜竊，以牽制我首尾。旬月之間，軍書交馳，羽檄輻湊。於是大將軍李成梁從大寧堡出塞四百餘里，直搗襖郎兔，轉戰四日夜，大破之，斬阿亥、恰脫奈等首，凡三百四十三級，奪獲馬凡四百三十騎，盜甲器械亡算。我蒼頭軍死馬鋒等四人，傷官兵張永官等凡七十四人，漢馬死者凡六百八十騎。制置使梁夢龍及臺御史周詠以其事聞，下大司馬，因奏捷告郊廟如禮。是時上方行大閱禮，喜甚，賜李成梁以下金錢幣帛有差，虜入鎮北堡，殺軍三人，略馬一騎，已入靖安堡，殺三人，略樵夫二十三人，馬牛一十五頭。於是制置使王一鶚急使市夷曉譬以漢法，隨還我畜產。李只之子五人，黑石炭獨以強著哉。他所謂打來孫及阿牙台皮卜以麻王文打來，稍稱善乎。然再傳而土蠻則惡矣。此人親打來孫子，貽我遼左數十年大患。介冑至生蟻蝨，而尙莫敢解視，豈不勞哉。襖郎兔之捷，黑石炭能無凜凜乎。察其在關市語最傲，未可謂其悔禍也。傳稱虎而翼，每聞土味又黑石炭子，則又未嘗不爲遼左長太息也。大委正，遂欲佐土蠻挾我。

封貢視俺酋哉。聞制置使王公決策弗予。誠欲藉遼虜以懼西北虜。且使我遼陽卒習兵耳。我西北自欵貢以來。將士皆已倒載干戈虎睡矣。有如一曰胡馬長驅邊胡以應之。不然。廣寧撫順市。所從來亦久遠矣。天何獨斬于區區土蠻輩也。委正會長阿納失里。豈不親元遼王乎。高皇帝置三衛。獨予泰寧指揮使。率有味矣。以今所聞。左都督兀捏帖木兒再傳而絕。今之襲者只兒挨。乃右都督革干帖木兒孫也。其部曲多結婚北虜。往往寧爲鄉導何哉。委正本朶顏人。而泰寧間得爲會長稀耳。大抵藉勢於速把亥土蠻。而兩酋又藉勢於西虜。廣寧開遼之間。歲岌岌矣。假令賈生而在。則其痛哭曷勝道哉。伯言三衛獨福餘先衰落哉。兩都督皆乏絕久。而所遺打都。今僅僅爲都指揮使乎。慶雲堡之役。殺我吏卒者。豈非伯言與。世常笑伯言鄙固。何敢數擾我關市。豈非自恃智囊乎。不然。則亦恃速把亥煖兔輩。誠足備緩急耳。卒之兩策亡所施。身被金瘡而死。旋死矣。余猶恨其死不足以贖我一塞吏死也。



三曹章奏

續第二期

順治元年甲申九月初三日戊子山東巡撫方大猷疏陳山東運司秋季應行鹽票九千二百九十四張今本司無印巡鹽無人誠恐鹽法阻滯合暫用臣衙門關防鈐記發司分給行使奉令旨戶部知道

原任錦衣衛指揮同知馮進賢疏稱臣姊馮氏選侍明朝光廟生育慧昭王册封敬妃廕臣前職例給贍田五十頃劄行順天府折價自置甲申年三月內僅領銀陸百兩旋遭寇劫其餘找價未領伏懇新恩敕下戶部查照舊例支給奉令旨不准行該部知道

戶部尙書英峩岱覆兵部左侍郎劉餘祐疏看得土寇紛紜流賊未殄用兵殲除勢不容緩今樞臣請駐兵真定相機掃蕩誠奠土安民之至計也又以

霸州道屬遼遠兵止一百甚少難支乞再增募以成一旅而師行糧從餉爲先務欲卽取於管轄州縣惟正之供以省解發之煩相應如議今兵已奉旨再募二百其糧餉卽責道臣劉芳久行令各州縣將應解部錢糧照依新例起徵量數截支以佐軍需可也奉令旨依議行

戶部尙書英莪岱啓照得順天真定保定河間順德廣平六府屬并燕山等衛每年額解乾清宮子粒銀共肆萬柒千柒百柒拾肆兩有奇例於十二月初旬解部兌收傾錠鑿鑿本宮年分字樣照限於十二月二十三日具本類進每額外加滴珠銀柒錢鋪墊銀三錢伍分此項銀兩例無蠲赦茲據順天府臣張若麒疏稱宮銀係上宮急需奉有宮銀准開徵仍遵旨三分免一戶部知道之旨今順天一府已荷新綸而真定等五府合應照例徵蠲以昭聖明寬恤之仁其滴珠係額外加增鋪墊屬內監私收應從免徵至於應用箱槓繩鎖人夫仍令本解備辦第恐經徵泄玩齎解愆期仰祈天語嚴飭各府州縣衛官務於十一月內徑解臣部責令司官照例兌收傾錠進納不許踰



期所以昭畫一而信明旨也仍應永著爲令奉令旨是進宮銀兩係上供急需著依期解納不許玩泄違延取罪

初四日己丑恭順侯吳惟華啓臣聞師行糧從使三軍飽騰以制勝於天下臣抵晉境暫駐代州各兵雲集不意倉庫如洗隨將西路兵丁發回令在標下者尙二千有餘日取給於一州三縣東那西湊苦楚萬端近聞朔代二州晉藩地畝悉被豪惡侵隱臣已行牌道州縣清查追出暫充軍餉俟事平補償如交納若干兩另冊開銷再報奉令旨晉藩地畝豈容豪惡侵隱自當嚴加清查其追出錢糧數目另行請旨以便充餉戶部知道

山東巡撫方大猷啓臣歷奉明綸裁三餉蠲津糧又減免三分之一傳示民間歡呼載道但二東地土荒多熟少若不除去荒地全免科徵則必加荒地之錢糧使熟地代辦是名雖減而取盈實多也臣一面出示令各屬全免荒地止就見在熟地遵免三分之一立限起徵但現徵實數照平時不過十分之一二則支解亦止此數耳量入爲出其理易明然如解京解邊及廩糧工

食等項可以照數減少若夫地方兵餉與驛站夫馬有必不可減少者勢必借應解之數以補應支之數猶若不敷倘各部寺再需本項又誰能應也故要省餉無如省兵要省夫馬無如省差使節儉一分則朝廷留一分之財民受一分之賜矣奉令旨荒田應否除豁著戶部核議具啓該撫何得徑免本內省兵省夫馬等項事屬兵部還著會同議妥來行

恭順侯吳惟華疏稱臣始祖把都帖木兒係元朝平章政事先朝永樂間率衆來歸屢功陞恭順侯自山後帶來部落安插定州十三村自耕自食每歲於地畝內起租解臣家爲養贍之資今臣勦撫山右千里艱難望將定州地畝照舊隨臣管業奉令旨這所請定州養贍地畝不准行戶部知道

初五日庚寅恭順侯吳惟華啓臣敬奉勅諭凡招撫地方各府州縣經管錢糧分項細查備造清冊申報敬此臣今駐代逐一研查流賊遁去遺下庫貯銀錢布帛米粟除大同總兵姜瓖陸續起去并批賞共紗羅紬綾段絹布疋等項計五千五百九十一疋銀二千四百一十一兩九錢九分代州庫見貯

銅錢二千六百八十二吊零一百二十文布六百七十九疋倉見貯米一千二百六十石七斗一升三合豆七百八十七石二斗三升雜粟一千一百四十八石九斗三升九合小麥一十七石九斗六升七合謹造布帛銀錢冊二本恭進米豆冊再進奉令旨戶部知道本內所查代州倉庫布帛銀錢數目是否清楚見在你部還差的當人去逐一清盤明白即照數散與兵馬原冊併發

蕃牧所千戶王承惠等疏稱尙膳監牛房湯山牛圈吳家坨牛房羊房鵝房五處舊有地畝共計四百四十五頃八十九畝有零徵銀二千四百七十一兩一錢七分三毫向係臣等徵收轉解該監以供膳乳牛隻及修理公廨等項應用近奉旨地畝歸部則此非膳監之地而應徵銀兩自當徵收解部以裕軍餉今秋禾已成勢難再緩伏乞勅部查照給劄以便徵解奉令旨這錢糧著徵收解部充餉戶部知道

初六日辛卯山東巡撫方大猷疏陳山左礦洞極多如淄川有鉛洞長清有

黃家峪等洞臨胸有略水埠等洞俱產銀登州有金礦三銀礦五前朝萬歷年間曾經開採得利但恐土賊生發須有重兵臨之今膠沂既有駐防之兵乞速遣廉幹官員各司其事則因天地自然之利大勝於催逼窮民萬萬也下此則莫如鑄錢若有鑄本十萬可淨獲利錢叁萬亦目前生節一法奉令旨戶部酌議具覆

山東巡撫方大猷啓爲疏通鹽法惠商謹條議八款一引制往例邊商中鹽內商出價每引價一錢五分運司向南戶部關領今宜改北照南納價一引舊額例八萬加至十二萬後愈增愈壅今合暫行減額一餘鹽往例割設銀一錢今應暫寬其票價亦應量減一灶丁逃亡者衆當清審除谿一灶地荒蕪者多當清察蠲免一鹽場相去千里查點難周今宜選官急補一行鹽不係官評遂視膜外今當編入考成一禁私販奉令旨戶部知道

戶部尙書英峨岱覆密雲總兵張緘疏看得召買料豆原餉馬之需兵丁不得混食向來成例也今須義縣知縣谷明登報稱密鎮張緘支過豆二千三

百五十五石一斗臣部因未奉部文竟自支給劄回追還今緘以豆石已散啓請開銷臣念窮軍已經領餐似難復追姑准於該鎮冬間支豆之時照數扣還可也奉令旨是

初七日壬辰戶部右侍郎王鰲永謝賜貂裘疏奉令旨知道了該部知道

初八日癸巳上林苑左監丞李光聘疏稱嘉蔬署供應御膳蔬菜額地九十餘頃種菜進辦年來寇亂民離遂致荒蕪幸定鼎之後方開墾復種以供御用突被兵丁聲稱王府分菜丈量地畝臣思地去人散供額何從叩乞聖恩憐勅奉令旨戶部知道

初九日甲午戶科給事中郝傑啓爲經國爲治平之要實政以及民爲先頃見王上慈心濟物錢糧免新餉練餉而止徵舊餉此惠民之大者也然舊餉原有一定之額必當正其分數如某省額餉若干使部下之郡邑郡邑下之民間必曉然明白計畝出課奸胥貪吏始不得輕重其手至如錢糧免三分之一則有存留焉有起解焉存者如官吏師生之俸驛站工食之給皆必不

能減者今除存者免乎抑並存者免乎又必細心籌畫未可混混從事者也然理財必本於用人務增心計大臣俾之謀究生節之道裒益之宜則遐邇均沾實惠矣奉令旨戶部知道

順天巡按柳寅東啓臣奉命巡歷目覩渤海一帶兵荒瀕仍疾苦難狀至鹽山南皮先經殘破與前疏之景河阜青同今歲錢糧並應仍舊全蠲興濟慶雲連歲災荒且因變逃亡摧殘凋敝欲比照鹽山南皮例一體全蠲天津各衛及靜海滄州均爲兵馬經由所當免半東光寧津吳橋應免三分之一奉令旨戶部知道

十四日己亥宛平縣鄉民魯繼鳳啓臣遭寇失業移徙北城苦無活計見德勝門內公田一片計三百九十八畝四月中旬一望荒蕪臣等揭債糴種不避烈日血汗耕耘自耕種以至收割每畝約費三兩有寄滿望秋收舉家活命已經呈報內院訖但其田向屬內官監經營歷年交進宮米四十八石不意近將此田分派固山今成熟收割固山差役到田逼令盡數交官不容分

訴伏望聖慈軫念苦情勅部查明舊例照數輸課以全民命奉令旨這公田租米除正額交官之外所有餘米准一併交納換支倉米戶部知道

總督海運左都督駱養性啓伏讀山東巡撫方大猷南來兵馬一疏察其情形則津門之防守宜嚴而防守以練兵爲急向津兵舊額一萬三千有奇而城守軍不與焉今新定經制城守戰兵合計六千員名每月該餉銀七千餘兩今兩月無餉嗷嗷待哺加以器械朽腐衣甲敝壞伏乞勅部發銀二萬兩除給官軍兩月餉銀外其餘修置器械旗幟奉令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十五日庚子順天府府尹陳培基啓陳寶坻縣頻罹兵災荒蕪遍野人民逃散開墾無力請乞豁免荒地徵輸以蘇民困奉令旨戶部知道

宣鎮叅將周洪猷啓臣中前朝武科歷陞今官兼司鼓鑄流寇破宣時局中存有崇禎錢二百一十餘萬文紅銅一萬四千斤臣設法防守未失已申報撫道啓王充餉今有鄉民李宗程因販銅被逮稱係臣局鑄發新錢但臣前錢已經報明況內外通行原未禁使而舊錢較制錢又爲數倍賤則鑄亦何

利乎今誣詞甚異伏乞勅行查明以全名義奉令旨戶部知道

十六日辛丑山東巡撫方大猷疏陳錢糧項款宜清並列絲單以便小民易曉臣欲將二東爲天下則式先以德州爲二東則式凡應裁應減者定爲一冊其應徵者訂爲一冊闔州統算熟地現丁若干今應每畝每丁各納銀若干米若干照數刻一絲單使小民一見了然易於完辦雖積蠹不得售其奸欺則其餘州縣可舉一以槩百矣所有刪定德州賦役全書應徵項款一冊應裁應減項款一冊易知絲單一紙相應進呈奉令旨戶部知道冊單併發十七日壬寅巡按順天等處監察御史柳寅東啓臣遵奉令旨內開大兵經由之處田禾被踐者免今年租賦之半其河北府州縣衛租賦屯糧准免今年三分之一敬此今除官俸役糧兵餉工料四項銀兩有旨照舊徵收外其餘某州某縣有應全蠲者應半蠲者應蠲三分之一者如保定一府有新舊已經殘破之清苑唐縣束鹿三處數應全蠲如流土殘傷獨重之安州高陽博陞慶都四處數應半蠲如均受踐踏之安肅滿城定興新城容城完縣蠡



縣雄縣祁州深澤新安易州涑水等一十三處數應蠲三分之一但安肅定興新城雄縣皆有大兵經由所當並請半蠲至於全蠲一項雖前旨不載然河間六州縣已邀俞允茲乞均恤以廣皇仁奉令旨戶部知道

巡按順天等處監察御史柳寅東疏陳州縣戶口有逃亡死徙者有加編剩丁匿不上報以充公費者其丁銀皆責戶首里甲代爲完納包賠是包丁也地土有旱乾水溢或無力耕種荒蕪未墾有司按地催科亦里甲包納別戶加派又有奉興屯之令務開荒之名無人無地虛捏奏報者皆謂荒糧二項大爲民害乞分別蠲免俟人丁復業地土成熟一年之後續報開徵至人地兩無如加編丁口虛報興屯之類亟請盡蠲奉令旨戶部知道

二十六日辛亥山西總兵高勳疏陳寧化靜樂偏關老營保德河曲等處悉皆爲賊出沒盤踞之所今各處紛求發兵扼勦臣一面撥兵去後查得寧城兵止二千員名所存無幾亟當召募且馬騾盔甲全無臣謹開爐打造盔甲外伏乞勅發部餉數萬以濟軍前召募鼓勵之用其馬匹或請發監馬數百

匹或兌發市口之馬亦屬便計奉令旨戶兵二部知道



九邊考 明兵部主事長沙魏煥集

續第二期

### 大同鎮

大同古雲中地。東至杻兒嶺。西至平虜城。川原平行。無山設險。故多大舉之寇。初設大同府。分封代王。外分東中西三路。北設二邊。拱衛鎮城。西之平虜威遠。中之古衛水口等處。皆稱要害。蓋虜南犯朔應諸城。必窺之路也。東則天城陽和。爲虜入順聖諸路之衝。北二邊俱壞。虜至直抵鎮城。况虜在套中。平虜西近老營堡。虜纔出套。便涉其境。故大同稱難守焉。

大同鎮城。高拱完固。內設山西行都司管轄。東西二路。一十五衛所。鎮守總兵一。副總兵一。遊擊將軍二。坐營官一。統領本鎮并河南。春秋二班輪戍。官軍東西北三路。各設分守叅將一員。以守一路。設守備都司指揮一十七員。以守一

方北去鎮城九十里。舊爲二邊。又九十里爲大邊。各墻堡連絡以限邊夷。後兩邊俱壞。嘉靖十八年復築弘賜鎮川鎮邊鎮虜鎮河五堡於二邊內。去鎮城五十里。五堡添設守備。弘賜堡居中。復添設分守叅將一員。屯兵戍守。以漸修築。則大邊可復云。

成化二十一年。總督都御史余子俊踏勘過大同小邊。東西長五六百里。該用整二百一十座。擺合要害。見有墩五十六座。該修墩一百五十四座。

巡撫都御史一員。駐劄大同城。坐名。勅書。

鎮守總兵官一員。駐劄大同城。坐名。勅書。

協守大同左副總兵一員。駐劄大同城。

分守大同東路左叅將一。駐劄陽和城。

分守大同西路右叅將一。駐劄平虜城。

分守大同中路右叅將一。駐劄大同右衛城。

分守大同北路右叅將一。駐劄弘賜堡。

大同遊擊將軍官二員。俱駐劄大同城。

大同鎮城中軍坐營官一員。駐劄大同城。以上俱坐名。勅書。  
守備官十七員。

靈丘城一。陽和城一。大同左衛城一。

大同右衛城一。威遠城一。平虜城一。

朔州城一。天城城一。應州城一。井坪城一。

廣靈城一。渾源城一。懷仁城一。山陰城一。

馬邑城一。聚落城一。高山城一。以上俱劄付。

又守備官五員。嘉靖十八年五月添設。

弘賜堡一。鎮川堡一。鎮邊堡一。鎮虜堡一。

鎮河堡一。俱劄付。

管領河南春秋班官軍大同備禦官二員。不坐名。勅書。

本鎮并各路城原操及新添設弘賜等五堡馬步官軍舍士兵壯勇五萬九

千九百九員。

實有馬步官軍人等五萬一千六百九員名。

常操官軍四萬八千七百五十員名。

冬操夏種舍餘土兵壯勇二千八百五十名。

事故官軍人等八千二百九十七員名。

一馬隊官軍舍餘土兵四萬七千六百七十一員名。

實有官軍人等四萬二千三員名。

常操官軍四萬一百五十員名。

冬操夏種舍餘土兵一千八百五十三名。

事故官軍人等五千六百六十八員名。

一步隊官軍舍餘土兵壯勇一萬二千二百三十五員名。

實有官軍人等九千六百六員名。

常操官軍八千六百九員名。

冬操夏種舍餘士兵壯勇九百九十七員名。

事故官軍人等二千六百二十九員名。

天城部下官軍四千六百三員名。

陽和部下官軍四千五十九員名。

廣陵部下官軍四百員名。

渾源部下官軍五百八十一員名。

靈丘部下官軍四百員名。

應州部下官軍九百六十六員名。

懷仁部下官軍六百三十八員名。

山陰部下官軍三百二員名。

左衛部下官軍五千一百九十二員名。

右衛部下官軍六千三百二員名。

威遠部下官軍二千二十三員名。

平虜部下官軍二千四百七十六員名。

井坪部下官軍一千七百五十四員名。

朔州部下官軍三千四百七十一員名。

馬邑部下官軍二百八十六員名。

本鎮原額馬四萬六千九百四十四匹。正德七年。起。至十四年止。七次共領過馬一萬九千匹。馬價銀二十一萬五千兩。

錢糧考。

本鎮歲入糧料布花。本鎮屯糧屯草。及京運年例。通共銀七十七萬五千一百八十八兩七錢五分。

山西布政司起運。

夏稅秋糧料二十九萬一千四百七十五石。每石折銀一兩。

夏秋稅糧折布一十八萬四千五百疋。每疋折銀三錢。綿花絨八萬斤。每斤折銀八分。



馬草二百四十四萬四千八百五十束。每束折銀八分。

河南布政司起運。

小麥九萬六千石。每石折銀四錢。

本鎮屯糧一十二萬七千七百二十一石。大約每石折銀八錢。

屯草一十七萬六千四百一十一束。秋青草三十七萬二千一百一十束。大約每束折銀三分。

京運

年例銀七萬兩。例鹽七萬斤。

北虜哈喇真哈連二部。常在此邊住牧。哈喇真部下爲營者。一大酋把答罕奈領之。兵約三萬。哈連部下爲營者。一大酋失喇台吉領之。兵約二萬。入寇無常。近來套虜出套。亦同此虜入寇。國初驅逐胡虜。築內外二邊牆。各屯軍牧守。膏腴可耕。糧餉亦足。後俱失守。棄爲虜地。嘉靖初。巡撫都御史張文錦議築五堡於內邊。爲耕守計。委叅將賈鑑徙城中居人。從事而規

以威。時重遷者鼓噪殺鑑附虜。文錦招徠之。繫官旗於獄。叛軍復殺文錦。輔臣建議撫之。每軍仍賞銀三兩。議謂撫叛則可。賞叛則非云。由是虜寇內侵無虛歲。十八年總督尙書毛伯溫議復築五堡。令本邊軍民欲徙者聽人皆樂從。而五堡城外堡墻塹一新。虜不敢近云。

嘉靖十年大同再變。殺主將總兵李瑾。破獄擁罪犯黃鎮爲將。招達虜犯邊。朝議推桂勇爲總兵。勇以計擒首惡七人。捶死過半。九人家衆驚入。殺勇家口一十六人。勇僅免。叛軍閉城不下。時計有引威寧海子水灌城者。差兵部主事楚書。同工部郎中往。時戶部郎中詹榮在內。知叛軍有求解意。密示書入。書單騎入城。誘把總指揮楊林馬昇擒叛首以獻。時輔臣張孚敬懲往年賞叛之失議。必征。推邵勇總兵直抵鎮城下。總制劉源清兵亦至。勇不受總制計。殺南郊市民殆盡。城中洶洶。書遣二將官至。劉舒營。語昇林計取免死牌回城。昇林擒送首惡數人。大兵始退。城中方定。朝命侍郎黃瑄往按罪狀。瑄劾舒劉繫獄。後遇詔免。

### 三關鎮

偏頭寧武雁門自西迤東三關並列西盡黃河東岸東抵大同西路雖太原北境要害之地與真定相爲唇齒非惟山西重鎮而畿輔之地安危係焉况達官達舍多安置真保河間等府子孫世受國恩臣服効力固無他志但同本源性習尙在勢終與合故三關疆域所係非輕與宣大並稱重鎮

黃河東北舊有東勝城與大同大邊興和開平相聯通爲一邊外狹內寬復設偏頭寧武雁門三關十八隘口於內以爲重險往年東勝開平能守三關未爲要害正統以來東勝開平俱失三關獨當其衝時無住牧之虜防守尙易弘治十四年以後虜往套中地勢平漫偏頭關逼近黃河焦家坪娘娘灘羊圈子地方皆套虜渡口往來蹂踐歲無虛日保障爲難今三關要害雖同偏頭尤急十八隘口雖同胡峪口陽方口石硤口尤急河岸渡口雖同娘娘灘太子灘尤急先年以山西巡撫住劄雁門關內代州總兵住劄偏頭關又各設守備一員以備調度嘉靖十九年胡虜充斥三關不能禦近議於朔代之間設重臣一員總

督宣大三關亦如陝西固原之制。

又按三關東十八隘口。又東紫荆關。又東居庸關。山勢連亘。實天設之險。爲京師近藩。往年紫荆居庸可踰。而今不可踰者。以其增築修鑿之工多。而其險備也。使今之三關亦如紫荆居庸。胡馬敢深入乎。故今之急務。惟在備三關之險。擇將帥。覓壯勇。積芻糧。以整深入之門戶。庶山西定而畿輔之地無警矣。

巡撫都御史一員。駐劄山西省城。坐名。勅書。

鎮守山西副總兵一員。駐劄偏頭。坐名。勅書。

管理雁門寧武偏頭三關。整飭兵備。提調倉糧。山西按察司副使一員。駐劄代州。不坐名。勅書。

整飭潞安兵備。帶管分巡冀南道。山西按察司副使一員。駐劄潞府。不坐名。勅書。

分巡河東。兼理該道兵備。整理處置一應軍馬錢糧。山西按察司僉事一員。駐劄平陽府城。不坐名。勅書。

整飭岢嵐等處兵備。山西按察司僉事一員。駐劄岢嵐州。不坐名。勅書。

總督紫荆等處關隘。并提調真保等府屬州縣。山西按察司副使一員。駐劄

易州。不坐名。勅書。

山西雁門等關遊擊將軍一員。駐劄老營堡。坐名。勅書。

守備七員。俱劄付。

一駐代州。一駐寧武關。一駐偏頭關。一駐八角堡。

一駐三岔城。一駐神池堡。一駐武寨堡。

本鎮代州雁門寧武偏頭三關。并八角三岔五寨神池老營等堡。及備冬河

曲保德等處。常操輪操。并冬操夏種禦冬馬步官軍舍餘共二萬七千五

百四十七員名。

實有官軍舍餘二萬二千九十三員名。

馬隊常操并備冬官軍共一萬一千七百二員名。

步隊常操輪操冬操夏種禦冬官軍舍餘一萬三百九十一員名。

事故等項官軍舍餘五千四百五十四員名。

代州常操輪操并冬操夏種官軍舍餘三千一百四員名。

實有官軍舍餘二千四百九十六員名。

馬隊官軍九百五十員名。

步隊官軍舍餘一千五百四十六員名。

事故等項舍餘六百八員名。

雁門關常操冬操夏種官軍舍餘一千二百一十員名。

實有官軍七百六員名。

馬隊官軍一百二十五員名。

步隊官軍舍餘五百八十一員名。

事故等項旗事舍餘五百四員名。

寧武關常操輪操并冬操夏種官軍舍餘六千二百三十一員名。

實有官軍舍餘五千四百九十六員名。

馬隊官軍一千九百二十八員名。

步隊官軍舍餘三千五百六十八員名。

事故等項官軍七百三十五員名。

偏頭關常操輪操并冬操夏種及禦冬軍舍餘一萬二百六十五員名。

實有官軍舍餘七千一百二十四員名。

馬隊官軍四千四十九員名。

步隊官軍舍餘三千七十五員名。

事故等項官軍舍餘三千一百四十一員名。

八角堡常操官軍一千四百三十七員名。

實有官軍一千三百一十二員名。

馬隊官軍一千四十九員名。

事故等項官軍一百二十五員名。

三岔城實有常操官軍五百四員名。

馬隊官軍二百一員名。

步隊官軍三百三員名。

神池堡常操官軍八百二員名。

實有官軍七百九十六員名。

馬隊官軍五百二十五員名。

步隊軍人二百七十一名。 事故軍人六名。

五寨堡常操官軍八百二員名。

實有官軍七百九十九員名。

馬隊官軍五百二十五員名。

步隊軍人二百七十四名。 事故軍人三名。

老營堡常操官軍一千九百六十六員名。

實有官軍一千八百九十二員名。

馬隊官軍一千八百員名。



步隊官軍九十二員名。 事故官軍七十四員名。

禦冬河曲保德等處常操輪操并冬操夏種官軍舍餘一千二百二十六員名。

實有官軍舍餘九百六十八員名。

馬隊官軍五百五十員名。

步隊官軍舍餘四百一十八員名。

事故等項官軍舍餘二百五十八員名。

山西行太僕寺洪武年間開設管轄山西都司所屬太原左等一十二衛所。

并山西布政司所屬州縣驛官軍民壯士兵騎操孳牧馬騾驢并駒。

三關原額馬九千六百六十五匹。正德五年起至十二年止。二次關過馬九百匹。馬價銀三萬兩。以後年分未經清查。

本鎮糧草皆山西布政司供給。與固原事體同。

成化二十一年。總督余子俊同鎮守等官親詣小邊地方芍藥坡極高頂上。

東西遠望。多係聯絡高山。當議得西自偏頭關起。歷大同抵宣府。俱係億萬年拱護京師。切近籬籬。照依延綏事體。修削墩臺壕墻等項。庶幾邊方得有保障。所在軍民耕田鑿井。各遂安養。從地名兔毛河沿小邊直抵偏頭關。相度山勢。從宜定擬。應修墩處。修墩。應削山處。削山。有水口處。修口。務期他日興工。不再費相度之力。直欲收從之功。後親自踏勘。得偏頭關小邊東西長七十里。設用墩四十二座。擺合要害。見有墩二十五座。該修築墩一十七座。每墩神鎗手五人。神砲手四人。夜不收一人。各披戴盔甲。腰刀弓箭。先將墩自東而西。編成字號。每號置牌一面。開列人名器具於上。每墩精選步隊管隊官一員管領。每二十墩。用指揮一員。一月一換。瞭望哨探。如是。小寇相幾截殺。若係大舉。堅壁清野。加謹隄備。仍要星飛馳報。

一凡通賊要害路口。每東西相去十里。或十五里。或二十里。去處計量賊衆。可以擺陣馳驟者。即挑可容三千人馬營盤一處。若是止可單騎。或騎徑行者。即挑可容二千人馬營盤一處。周圍俱要壕。闊一丈。深一丈。藉彼爲截殺。

---

以逸待勞之所。此等營盤挑成後。有賊過未免懷疑。多見遠避地上。既不防人春種。緩急又可恃以爲固。

(未完)





張廉卿先生論文書牘摘鈔

武昌張裕釗

續第二期

復吳至甫

李安溪觀象其易繫分章與折中無異。但折中云第幾章而觀象則云第幾段。李氏之意蓋以上下繫各自爲一篇文字與鄙意最合。前書謂其分章十得六七。以今觀之恐尙未及此。比仍以鄙說體用一貫之指求之。又覺稍有入處。大要所謂乾坤易簡者德也。易之體也。所謂卦爻所謂辭變象占者業也。易之用也。極知其無當而妄意私測以爲似覺大體如此。因擬分上篇爲五段。自天地定位至而成位其中矣爲第一段。聖人設卦觀象至各指其所之爲第二段。易與天地至易簡之善配至德爲第三段。子曰易其至矣乎至聖人則之爲第四段。易有四象至末爲第五段。下篇則分六段。自八卦成列至聖人之情見乎辭

爲第一段。自天地之大德曰生至象也者像也爲第二段。彖者財也至立心勿恒凶爲第三段。自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至巽以行權爲第四段。自易之爲書也不可遠至故吉凶生焉爲第五段。自易之興也至末爲第六段。承詢姑貢此請是正。至求其所以然之故。則仍是惆恍髣髴。尙未能了然於心。欲其了然於口。更不必問矣。但望閣下明正更命駕一來。以旬日之間。窮朝暮講習辨難。收麗澤之益。當使鄙心更益開悟。乃大妙耳。以是書之幽深廣遠。繁複奧隲。口說或稍能推測一二。若書問往還。豈復能盡意耶。

復袁爽秋

頃奉手翰。並賜示大彙偉論。越世廣學。甄微洛誦之餘。欽佩無極。承別無副墨。不敢久留。謹識數語簡端。敬以奉繳。伏祈答入。所論極知無當於萬一。顧不敢孤閣下虛懷下問之盛指。輒勉扛其愚。覬有千慮之一得而已。來教綜論世變。頗有采於瞽言。竊自幸其不謬。然閣下究極言之。乃更恢之彌廣。按之愈深。今日之事。有能懸閣下之言以爲的。舉一世之積弊而盡易其故者。天下事何遽

不可爲哉。

復蒞禮卿

頃奉手翰，猥以代撰尊公碑銘，遠勞致謝，且推挹逾量，甚不敢當。裕釗於文事本無能爲役，惟曩日時從名德碩學，與聞緒論，苦志鑽仰，殆四十年。於此中關鍵，稍稍窺見一二，竊嘗謂自乾隆中葉以來，海內言文章者，宗仰桐城，樹立標幟，羣天下而趨之，而高才廣學，更相訾議者，亦復不少。究而論之，桐城實有不可磨滅之處，亦實有不滿人意之處。世人不察，菲薄桐城者，其所爲文，但有假象，效法桐城者，則但有空腔。大氏百變而不出此二端，其無當則一而已。不知姚惜抱氏，究心選學，兼通古訓，其纂古文辭列入詞賦一類，所見已遠出望溪方氏之上，特自度才力不足以副之，是以寧斂毋侈，免蹈僞體之弊。然已爲曾文正導啓先路，遂由是擴而大之，乃卓然爲北宋以後七百年來之一人。裕釗雖取涂與文正各有所自，而區區微指，欲取桐城之所長，而棄其所短，則頗與曾文正同。閣下明識慧眼，一語道破，使人傾倒無極。惟自苦才質，駑下，不足以

副其心之所趣。而自癸未北來。益復頹老。有日退。無日進。獨以是且慙且懼耳。

### 復吳至甫

頃奉手翰。所論易繫。欽佩無已。易道精深。裕釗私說。本不敢自信。然竊意上繫由德而推之業。下繫由業而返之德。似亦有脈絡可尋。未審高明以爲然否。閣下謂易簡分屬德業。不應專屬之德。然上繫言易簡之善配至德。下繫言德行恒簡以知阻。義各有當。自不相妨。如以乾坤論。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知坤能。自以乾爲體。坤爲用。以全易論。則又以乾坤爲體。而六子及六十四卦爲用矣。閣下又頗疑大衍一篇。詞近鄙陋。誠亦有理。然竊恐啓疑古惑經之弊。鄙意說經如此等處。似宜矜慎爲主。卽如大有上九之詞。凡三見。固亦不無可疑。顧遽以爲斷爛誤衍。則亦鄙衷所不能不爲遲迴者也。要而論之。六經中若此之類。誠爲難明。必不得已。則須彼此面相往復詰難。或稍能盡意耳。

又

讀來書論易傳娓娓千言。偉識玄解。爲自昔諸儒所未及。蓋不獨高出國朝漢



宋二家之學者而已。然弟於尊論信者十之七，未敢遽從者亦十之三。誠以易之爲書，精深廣大，若裕釗之庸讎，千百尙未能窺其一二。況去聖久遠，經籍放佚殘缺，不醇不備。今欲從數千歲以後，懸斷數千歲以前，恟恍疑似，一無左證之案。此亦談何容易邪？所以屢承下問，逡循遲迴，而不敢質言者也。且卽閣下所論象象，誠爲卓然。往者鄙意嘗疑十翼惟大象或當出孔子手定，其餘則後人因孔子緒論，綴輯附益，以成文者，自惟淺薄，尙欲細意尋究，故訖未敢昌言。若欲定其孰爲孔子之旨，孰非孔子之旨，則更非愚陋所敢贊一辭矣。至論小象不當改名爻傳，弟前者固已自寤其非，今承開示，乃益昭然若發矇耳。

又

讀手書具承一一，弟於閣下所論易傳，亦非不以爲然，但未敢遽定耳。遲數日必奉詣，俟爾時再暢論也。大作壽序，詞義深美，豈復能增損一字？惟命題及前二行，似不甚合款式，已妄爲增易數字，交紙店界畫烏絲矣。弟初亦擬作壽序一篇，而搆思訖未能就，今見大文，乃益瑟縮而不敢出，承命附驥，甚善甚善，但

既不攤分而又受潤筆誠有如閣下往歲書中所謂此廉卿之所以爲廉者乎。且如此佳文而以拙書專之閣下比我夷王弟則自覺如秦舞陽北番蠻夷之鄙人見天子而色變震恐耳紙吝畫烏絲約須數日俟畫畢即携至尊處書之請先飭從者磨濃墨數升貯之瓶中宜固封勿令洩氣爲佳洩氣則敗壞不可書矣。

### 復趙桐孫

拙撰南宮學記文義譎薄閣下不爲是正乃更益之藻飾使人汗顏來書謂韓歐諸公敘事引古時有舛迕誠爲確論竊意不獨韓歐即太史公已多抵牾古人固時有辨正而梁樞北史記志疑條舉尤夥蓋百密一疏雖閎材亦所不免閣下精意鉤考匡正昔賢啓牖來學甚盛甚盛弟嘗謂姚氏古文辭類纂一書爲蕭選以後僅見之作以閣下之淹雅儻采輯舊說斷以己意爲之箋注誤者正之闕者補之洵足爲姚氏功臣不朽之業不在李崇賢之後已承垂詢諸事屬課卷山積校閱日無暇晷請以異日更加尋討願以閣下之所疑弁陋如下

走。恐更不足以知之也。

### 復吳至甫

蒙示三江當主班志所論。具有依據。紉佩無已。然竊意外江水絕難信。必如來書所云。果有求得故迹崖略乃可。然此固必不可得之事。至東迤者爲南江。閣下以爲不易。適乃鄙心之所甚不安者。以此未敢苟同。抑裕釗之考證經說。不過偶遇一孔之見。強作解事。生平實未嘗搏精損志於此。前以拙稟呈教。特欲問其文之可存以否。而所論之是非。蓋猶其次焉爾。閣下既謬許爲可。如果不我欺者。則志願已足。若欲相與辨論。所說之是非。深恐煩勞翰墨。彼此皆爲神疲。而是非卒不可定。且留此一段公案。俟它日晤見。藉佐談資。當彼此往復。與君角逐馬上。想閣下決無降北之理。即不肖亦必不爲強敵屈也。有日本某官曰。宮島誠一者。頗好爲詩。前與大小兒相善。渠聞黎蕤齋及吾中土出使者。暨彼國岡千仞諸人言。謬相推重。今乃遣其子航海西來。從游於裕釗之門。寓書小兒。情詞肫摯。又求得吾中土諸人書。爲之介紹。且徑欲與肄業諸生同處院

中弟恐俗間少見多怪第令其外間僦居仍慮或有浮言

翰案當日風氣不開如此無怪李合肥蒙

漢奸之譏

擬寓書傅相時并一微及之此子性識乃頗聰穎年甫十九而甚有志嚮

學閣下異日至省門尙可進而教之也

又

三江公案弟以懶慢兼校閱少暇頗以連篇累牘之書爲苦且亦誠如尊指謂此等於經義無關得失故欲且置俟異日面論今閣下未見麾幢遽盈其氣謂我外託高言中實怯懦何乃輕敵若是少暇必當建大將之鼓旗迴軍角逐行看斫樹收窮隴也閣下乃謂齊城遂已下公然坐大乎又姚惜抱氏譏退之韓宏碑諛暮已甚以今觀之其中似頗寓譏刺不盡貢諛也即董晉行狀用意似亦若是更貢之閣下以爲何如

又

頃奉手示具悉張化臣已於前月二十七日來此新河勦校可無負約之責矣永年之役海帆以親老不往棗強之役化臣以歸省未至能使門人不以利遺

其親適足見山長教澤之美。來書譏我威令不行。夫山長豈尙威令者哉。肯堂婿於姚暮庭。甚善甚善。聞之喜慰無已。此自有潛移密運於其際者。而閣下乃自以爲功甚矣。我公之好夸也。韓宏碑如尊論所云。鄙意尙未敢遽安。三江之事。且聽下文分解。今閣下乃偷欲休邪。

又

今日午間。奉到七月二十五日惠函。並承示大作二首。識解迴出古今諸儒之上。其詞亦深邈古懿。使人往復不厭。欽佩無已。顧乃命爲改定。弟之庸讖。何敢任此。旣又以閣下以能問於不能。其虛懷若谷。肫篤懇摯。誠恐有孤盛意。乃妄爲商酌數事。僭注之行間。但思勉竭愚誠於萬一。極知其無當也。三江一案。爾時且無暇極論。閣下說經閎識博通。自謂不於乾嘉諸儒門下乞生活。誠然。若此次說三江。其所引證。誠有過於諸儒者。至其祖述班鄭。則固猶是乾嘉諸儒之說。惟弟之以南江自爲一江。與據過九江之文。以斷九江之非江。原注此確鑿且以爲陰據全謝山魏默深諸人皆未嘗深察鄙說而故入之罪。弟謂外江水經徽州

家之說具在此不待辨而明者也。而江之可爲通稱，乃真不於乾嘉諸儒門下乞生活者耳。閣下此書論韓碑董狀，與鄙說皆無甚異同。其謂韓宏不和蔡鄆，亦未必乃心王室。碑內得失皆見於篇者胥是也。夫著其得者於篇，是美之也。其失者亦著於篇，非譏之乎。其論董狀謂於其好祥瑞，不知兵而釀亂，初不稍爲阿私，既不稍阿私，則篇中所述固寓刺譏之意矣。退之雖嘗依董晉，然君子立言，是是非非，無所假借。其上若孔子之修春秋，次若馬遷之爲史記，雖君上猶不免刺譏及之。況其在舊將府主之屬乎。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自不能如史家之直斥其非。則微言以寄意，自固其所，故無嫌於用心之不厚也。裴晉公與憲宗言韓宏與疾討賊，承宗歛手削地，豈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哉。良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此言最得當時情事，則史所載宏以絮問撓光顏，亦未必盡出誣妄。退之但於其初起稍寓微詞，而其後惟據其迹之裸著者書之，使讀者自得於言外，分量乃爲適合。前書所論獨於惜抱氏諛墓已甚之說，未安於心耳。

又

承寄施集。恩恩披閱一二卷。其意格殊不凡。近下字造句。亦具有工力。今世詩人。似尙未見有及此者。弟故駑劣。又重衰積。覩此便已瑟縮退避。閣下高視人表。未知以爲何如。更祈明以教我。

又

頃承惠書。并賜示尊作。歎服無已。足下精進猛銳。若是真乃怖殺儂也。篇中僅一語稍若可商。餘乃無懈可擊。已妄加評點其上矣。來書謂以刺譏論文。流弊甚多。誠爲正論。然此中得失是非。淺深高下。正非一言可盡。若夫薄才小慧。微文謗訕。藉此以自快其私。則固當屏之斯道之外。不在此論者耳。三江一案。弟非敢故與古人立異。但如諸說。私心實所未安。其曾中所欲言者尙多。今既不欲涉經生頭巾習氣。則且置之而已。

與施均甫

夙耳魁碩。積歲傾心。相望關河。無緣奉手。昔歲王晉卿大令。歸自山左。具道雅懷。沖襟益令人想慕無已。頃吳摯甫刺史。遞到所賜大集。錫我百朋。覆狂以喜。

盥手洛誦。目眩神賦。把卷開闔。覺創意造言。結韻練格。揣色結響。無一涉近人藩離。其自漢魏以逮唐宋諸作者。莫不轡其庭而闖其室。而鎔鑄衆長。自成一。家。往嘗妄論。自古論詩。惟杜工部應手看捶鉤。精心聽鳴鏑。精微穿溟滓。飛動摧霹靂。四語最爲微至。今乃於閣下見之。固當與古人聯鑣竝轡。匪獨高出並世之人而已。欽佩何極。

復吳至甫

頃奉惠函。領悉孔夫人詩序。實佳。弟故稱心而言。閣下乃謂我虛與委蛇。時雜嘲弄。此豈裕釗之所施於閣下者哉。復承示李君壽文。甚奇縱。似有意求奇。不及前一首之恰到好處。盲論未知有當與否。惟作家更一審之。大抵閣下邇歲多讀周秦盛漢之文。其意中所進取者過亢。故其高者已突過貴邑諸老。其次或力不從心。恐不免更滋流弊。竊獨謂閣下之文。其意格之高。筆力之雄。已不懈而及於古。所微不足者。音節氣韻。未能順成和動。自然入妙耳。鄙意宜取歐陽公蘇子瞻及姚惜抱曾文正最高之文。降心求之。尋其自然之妙。不過二三



年便當徑造聖處。固有敵於我公者矣。此言字字從肺腑流出。閣下勿更英雄欺人。故作偏宕之詞。以眩我而謾我也。澤雅堂詩。閣下謂其詩外無復餘蘊。根源不深。亦少跌宕縱橫之氣。誠然。然其工力頗深。且時有清新可喜處。謂其徒能安穩持論。似亦過嚴。閣下以爲何如。

又

頃奉手書敬悉。前者謬謂從事歐蘇之文。私心方未知有當與否。曾幾日耳。閣下遽已取諸家之文。行且讀竟。虛受之懷。銳進之力。豈復今世人所有邪。欽佩無已。顧裕釗以閣下所進取者過亢。欲由周漢而降至宋人。正復每下愈況。而閣下反以爲躡等。不知此何謂。尊論離騷哀郢。疑其爲項襄遷陳時作。似頗近之。但須細加尋繹。方敢作斷耳。

又

示及屈子詞賦。多爲後人所亂。可謂深識玄解。所論九辨爲屈子書。尋其詞義。與離騷九章諸賦。實出一手。殆爲篤論。其論遠游悲回風二篇。非屈子之作。尙

未能灼見其所以然。故不敢遽定耳。

又

別來茲朔已再更矣。每與足下聚則甚喜。然不數日輒旋別。終不得一久聚。以此祇益悵悵耳。足下近讀書更有創獲否。大文但降心下氣。遏抑雄怪。歸之平淡。壹意務爲順成和動之音。則與道大適矣。此區區之私。所日夜以冀者。幸深念鄙言。勿以爲芻蕘而棄之也。

又

頃奉手示領悉。前書謂尊文但降心相從。便當與道大適。乃中心灼見其然而後爲此言。來書乃謂偶欲綴辭。輒生二病。夫子自道。固應爾爾。吾亦姑妄聽之而已。至謂諷誦之功。必不可少。此實扼要之言。吾故無以易之。肯堂松坡並述作斐然。我公徒友之樂。真乃使人生妬也。尊論文正金陵水師昭忠祠記。識解超絕。其謂不妄艱苦云云。亦非恢詭偏宕之詞。但以前幅爲賓。而後幅爲主。則自無可疑矣。此間有安生文瀾者。近益長進。頗足爲喜。張化臣劉仲魯而外。可

人意獨此生耳。

復賀松波

頃奉手翰，並寄示大著六首。抗心希古，日起有功，甚盛甚盛。裕釗老態日增，而校閱課卷，終歲常無暇晷。前後所寄大稿，都未能點定奉還。媿負殆不可說。緣此屢次惠書，亦無詞以答。闕然至今，衰朽頑鈍，夫復何言。大文暢讀一過，書後一首甚奇肆，而聲調節奏，間未極應弦赴節之妙。餘五首奇致少遜，而愜適過之。大抵足下之文，已漸近自然，由此益臻純熟，久之必當名家。若更進之，閱肆之境，則尤爲佳勝。但此境殊非易易。姚惜抱所謂驟以幾乎合之，則愈離者也。第取古人最上之境，時時懸之心目之間，益多讀書積理，從容涵詠，日引月長，以俟其自至，必勿助長以害之，足下勉之而已。

復吳至甫

承示大著，取徑立義，曲得窾會，而言之短長，聲之高下，似尙未能悉合。竊以私意推測，閣下之文，往者抗意務爲雄奇，頃采納鄙言，乃折而爲平淡，而操之未

熟。故氣不足以御其詞而副其意。此亦自然之勢。大抵雄奇平淡二者。本自相合。然驟爲之。常苦相反。凡爲文最苦此關難過。以公之高才孤詣。終不難透過此關。過此自爾從心所欲。從容中道。要而言之。曰聲調而已矣。熟讀而已矣。感閣下虛懷下問。不揣謬妄。竭盡其愚。其是否誠不自知。閣下甄而擇之可耳。

又

手示領悉。前讀大箸。過不自度。乃輒復貢其愚妄。閣下采及芻蕘。乃篤信而勇從之。今又寄示祭蕭太守文。盥讀再四。欽佩無已。已謹識數語於後。其有所疑亦敬箋於其眉。以閣下虛衷若谷。殷殷垂詢。凡心所謂違。不敢不告。其所言然否。實不能自信。要在作家精心抉擇。吾言不必盡可用也。方存之。遂已物故。此君至竟賢於衆人。亦殊可惜。所謂合肥孫官與李宅爲難者。卽敝門人孫生。此亦好名之過。瀚案此指孫佩南捕李孟仙事孫君當官而誠有如來書所云耳。行不得謂爲好名此特廉老一時遷就之詞

復賀松坡

讀手書具悉。文社佳鬯爲慰。寄示大箸一首。深愜鄙衷。卽點定奉還。并寄去鈔

本韓文一冊。均希管入。大抵文章之事。其所立意義。必皆其平日所洞然於心。一旦隨境感觸。伸紙奮筆。直據其胷臆之所欲出。則其文無不工者。足下是篇之佳。正以此耳。若中不足而強言。雖極意務爲奇特。而安排造作。探討揣測。張皇補苴。種種痕迹。終不能以自掩。即如史記述唐虞三代之事。終不如其述秦漢以後之事。雖太史公之聖於文。猶當以此繩之。它可知已。且卽前書所云閔肆之境。亦宜以此意求之。積而滿。滿而發。斯爲天下之至文。東坡日喻稼說二篇。所謂道可致而不可求。所謂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至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胥謂是也。

### 復黎蕤齋

前奉到三月二十六日手書。并大箸數首。盥手洛誦。其樹義選言。並篤雅有法度。惟音節聲響。尙未能一一中律。大抵文章之道。音聲最要。必令應節合度。無銖兩杪忽之不叶。然後詞足而氣昌。閣下述姚氏語。稱爲古文之難。其人信然。且以今之世。其才能爲之。而心知其意者。自閣下及吳至甫兩人而外。殆云罕

觀至甫亦屢以文相質其所不足者亦是聲響不能盡合弟每報書以爲蓋坐  
諷誦之功未至但多熟讀久之自爾動合自然劉原注以所見如曾文正所聞如  
海峯姚惜抱梅伯言蓋莫不  
專其明徵諷誦今所以貢於左右者亦若是焉而已



越縵堂筆記 會稽李慈銘

續第二期

咸豐辛酉十月朔。詔數載垣端華肅順罪。解任聽勘。景壽穆蔭。匡源杜翰焦佑瀛退出軍機處。令王大臣內閣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分別議罪。並議皇太后垂簾儀。臣慈銘曰。大行末命。懿親如惠邸之尊屬。恭邸之重任。皆不得與聆玉几之言。受付金甌之託。中外駭惑。謂非聖意。自後行在諸所設施。失禮不經。多違祖制。而一切章奏。皆云軍機處贊襄。政務王大臣奉旨處分。傳鈔天下。然先帝固未有載垣等三人入軍機之命也。是其乘閒攘權。欺蔽耳目。而樞臣穆蔭匡源諸人阿附朋比之罪。皆已不足於誅矣。顧未知其脅制兩宮。玩忽嗣子。肅順以御前大臣。出入無禁。沖人左右。跬步不離。至親王入對。恐其發露罪狀。輒隨入監制。使不得言。及董御史疏上。三人糾黨忿爭。聲震殿陛。天子驚怖。至於啼

泣遺溺后衣。而二后每相對涕泣。且憂不保。迨旋蹕有期。諸嬪御先行入辭兩宮。兩宮泣謂曰。若曹幸自脫。我母子未知命在何所。得還京師相見否。而醇郡王福晉。慈禧妹也。得時入宮。兩宮密屬之。令醇王草罪狀三人詔。即携入。慈安藏之。袒服中。無一人知也。前月二十三日。皇上兩宮啓行。怡鄭二王及景壽穆蔭諸樞臣從。肅順及醇邸陳孚恩宋景扈梓宮後發。二十九日至京。三十日遂出醇邸詔草付恭邸至樞省。收載垣端華錮之宗人府。吁。三人者被寵先帝。言無不從。小器易盈。不學無術。竊弄威福。馴致大戾。而兩宮受其覬覦。至於決別妃侍。潛寫詔書。雖正其辜。亦危甚矣。紀綱未改。國威未移。三人者又皆庸鴛下賚。非巨奸桀黠者比。徒以孤兒寡婦。遠處塞外。無九廟百司以壯聲靈。無宗臣元老以填宮府。而庸豎妄人。遂得侮易之。白龍魚服。困于豫且。然則京師者人君之本。社稷者有國之命。付託在茲。觀瞻斯係。據其勢則人莫敢爭。失所依則患生於忽。可不戒哉。可不懼哉。

是日賈植周祖培沈兆霖趙光奏請政權操之自上。並請會議皇太后召見臣



工禮節及一切辦事章程。勝保奏請皇太后親理大政，並簡近支親王輔政。詔著王太臣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酌古準今，折中定擬奏聞。慈銘曰：垂簾之事，予曾撰臨朝備攷錄一書，采擇漢代以來可爲法者，而痛論近日之事勢，有不得不行者於後。屬叔子以貽商城，愆愆上之。商城亦心動。嗣董御史疏先止，被詰責。商城遂矚不敢復言。及鑾輅還都，恭邸迎謁道次，偵知兩宮意，行至朝日壇，閣部諸臣出迎，恭邸風示之。黃縣等遂具公疏上。勝帥疏亦適至云。初六日，詔以明年爲同治元年，略云：建元大典，昭垂萬世。前載垣等擬進祺祥字，意義重複，本有未協。茲據大學士周祖培奏請更正，爰命議政王軍機大臣恭擬同治二字，進呈。母后皇太后聖母皇太后仰蒙允行。本月初九日，朕御極頒詔，其以明年爲同治元年，布告天下。臣慈銘曰：政號紀元，前代所慎。唐宋以來，多以法祖爲義。至元順帝欲法世祖，復號至元，則貽笑千古矣。祺祥二字，創見不經，奸庸不學，至於如此。今茲改元，蓋欲以法世祖也。但願聖敬日躋，宮府協力，臨朝勗任，妣之德，負宸矢日，諛之忠，母爲唐之貞元，名而不實，母爲宋之

崇甯法而無補。則創業中興。先聖後聖。其揆一焉。商城本欲用熙隆或乾熙。然能建此議。可謂其平生之第一相業矣。

初七日。詔王大臣會同大學士九卿翰詹科道。敬議大行皇帝郊祀配位禮。略云。前因郊祀配位。於道光三十年奉皇考諭旨。以三祖五宗爲定。朕不忍遽從。不敢遽定。令王大臣等詳議。旋據禮親王世鐸等先後奏上。本日復據潘祖蔭許彭壽奏。郊祀大典。請飭廷臣再議。以昭慎重。著王大臣大學士九卿翰詹科道。敬謹妥議具奏。其禮親王世鐸等。睿親王仁壽等。吏部右侍郎黃宗漢等。並載垣等摺。均發給該王大臣等閱看。臣慈銘曰。郊祀之禮。經文未詳。或曰太祖。或曰世祖。漢儒紛紜。各執其說。要未有數代並配者。自唐武后中宗之世。以高祖太宗高宗三帝並配。失禮之大。原于此矣。自後人君。務以虛文尊崇其親。典禮淆雜。幾不可復。我朝自太祖以來。列聖功德。俱與天地並大。日月並明。故宗廟不祧。郊祀咸秩。然恩以義殺。體貴稱情。竊謂高宗以上。固無可議。仁宗恭儉守成。又有戡定山東河南川楚教匪之功。勤勞夙夜。皆本廟算。而謨烈之盛。局

於時會以擬列聖。似有閒焉。宣宗純孝。謹守追隆之制。七聖配天。而當時廷臣亦無有言者。宣宗蓋深知配位之主。不宜代增。故自我作古。遺詔謙讓。以示率禮無愆。永爲限斷。先帝慎重其事。而諸臣不能推揚宣宗之意。務爲巽順。以揣時旨。僅有給事中王東槐一疏。引禮據典。勸先帝以順親爲孝。孤立無和。遂被詰責。而禮臣杜受田。乃以三祖五宗爲定之說。調停其事。先帝遂下嗣後郊祀配位。歷億萬年無得增減之詔。頒之天下。藏之金匱。先帝雖聖德無閒。而至理猶鬱。升遐之後。遵述前詔。自無異辭。故禮親王世鐸等疏。言郊祀之典。請皇上恪遵聖訓。勉抑孝思。而睿親王仁壽等疏。乃以宜舉隆儀爲請。載垣等遂附和之。請俟大行山陵奉安以後。即議升配大典。徒欲掩其決贊北狩之罪。可謂蔑古違制者矣。

初八日。詔吏部尙書陳孚恩。吏部右侍郎黃宗漢。俱革職。永不叙用。戶部右侍郎劉崐。倉場侍郎成琦。太僕寺少卿德克津太。候補京堂富績。俱革職。略云。許彭壽奏參載垣等黨援形跡最著者。莫如吏部尙書陳孚恩。踪跡最密者。莫如

侍郎劉崐黃宗漢其平日保舉之人如侍郎成琦太僕少卿德克津太候補京堂富績外閒皆嘖有煩言陳孚恩德克津太於上年七月大行皇帝命諸臣會議巡幸熱河時陳孚恩即有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之語其意在迎合載垣等當時會議諸臣無不共聞大行皇帝龍馭上賓滿漢大臣中惟令陳孚恩一人先赴行在是該尙書爲載垣等之心腹即此可見黃宗漢於本年春閒赴熱河皇考召見即以危詞力阻回鑾迨聞梓宮有回京之信該侍郎又以京城情形可慮徧告於人希冀阻止其爲迎合載垣等衆所共知二人均係一二品大員聲名如此狼藉品行如此卑污若任其濫厠卿貳何以表率僚屬陳孚恩黃宗漢均著革職永不叙用以爲大僚軟媚者戒至劉崐成琦德克津太富績雖無交通實跡而或與往返較密或由伊等保舉或拜認師生衆人耳目共見共聞何能置之不議劉崐等均著即行革職以示懲儆許彭壽糾彈各節朕已早有所聞用特懲一儆百期於力振頹靡至載垣端華肅順三人事權所屬諸臣等何能絕無干涉此後朕惟以寬大爲心不究既往爾諸臣亦無許再以查辦黨

援等事紛紛陳奏致啓告訐誣陷之漸惟當各勤厥職爭自濯磨守正不阿毋蹈陳孚恩等惡習朕日用厚望焉將此通諭知之慈銘曰陳冢宰黃少宰皆朝列所稱錚錚者冢宰以拔貢爲部曹直軍機受知宣廟不十年間由主事致位卿貳又以攝山東巡撫時獨拒陋規之獻遂益被任遇賜清正良臣匾額以一品銜長樞密旋正司寇當許以揆席未幾宣廟升遐受顧命陳亦感激圖報時定王載銓最用事屢與之爭力持正議既勢稍詘遂乞養親歸天下高之想望風采矣及丁巳再入都樞長穆蔭及怡鄭諸王素惡之沮抑不得見上御史錢桂森疏薦之嚴旨詰責左遷桂森官陳乃變計附諸王階是得起貳刑部旋正兵部會戊子科場事發陳受旨同諸王鞫問又迎合載垣等構成大獄而其子刑部郎景彥亦連及下獄不能庇也去年京師夷警甫定遂遷冢宰冢宰故多用科甲陳得之爲僮事以此旦夕望入相然陳殊便給有奔走才又好名重士編修郭嵩燾以知兵入南書房主事何秋濤以博學入懋勤殿皆所推薦雖與三人者比能狎玩制伏之三人者亦頗畏焉當夷事甚急車駕出狩內外驚駭

獨騎馬出入，鎮撫亦有勞。和議成後，又具疏請還都。至先帝賓天，其得獨召者實三人，恐其在京師創異議，固知公卿中才無出其右，特藉以羈縻之，使不得發而竊負而逃之語，引用不經，贊決邪議，以此爲罪。夫復何辭！一生名節，至此盡敗，惜哉！少宰屢任封疆，清強敢爲，有黃老虎之目，而自再任川督，被議入覲，左授卿貳，乃亦依附要人，助猖狂之論，成朋黨之勢。昔人云：薑桂之性，老而愈辣。若黃者，鄙夫患失，遂反其性，不亦惑歟！

二十二日，詔起用予告大學士祁篤藻。翁心存，前任太常寺少卿，李棠階，三品卿銜翰林院修撰，劉繹，慈銘曰：壽陽邃於經學，位至首揆，不改儒素，以在樞府時，與諸王不合，致政而退，常熟尤粹然儒者，進退可觀，以長戶部時，持洋藥開稅之議，大忤肅順，爲所齟齬，連疏乞退，肅順恨之不已，因五字鈔票案發，牽引其罪，必欲致之死，賴先帝英明力保全之，少常清介恬靜，修撰家居養親，十餘年不出，天下高之。此四公者，皆人望也。新政此舉，最爲可觀，雍容表率，衆正盈朝，中興之業，在於斯矣。

給事中高延祐疏訟柏葑程炳采之寃。且言科場例文簡渾。請飭部詳註。詔從前載垣端華辦理科場一案。未能得情法之平。總由條例原文簡渾。故能任意周內。藉逞私忿。著該部將此例文分別情罪。詳細注明。以免牽混。慈銘曰。高君此疏。首欲翻戊午科場案矣。然此獄雖爲載垣等三人逞威之始。而被罪諸人。皆由自取。柏相國之死。朝野多憐之。要不得爲無罪。徇私營賄。關節公行。按律誅流。豈云濫枉。特以禁網久弛。上下容隱。賢書猥雜。視爲固然。先帝思懲其弊。載垣端華遂四出蹤跡。力窮其事。士人滿獄。上相棄市。卿貳庶司。或放或死。事出創見。以爲過當。今爰書久定。無可復言。而給諫欲重翻之。其不思爲先帝地乎。近日臺諫言事。蠶起。未知旬月之先。惠文獄獄。皆在何處。乃至權要伏法。朝序清明。而仗馬齊鳴。蹀躞不已。豈果天日澄霽。朝陽之鳳。一時盡出耶。吾鄉官執法者。若給諫及朱海門鍾六英。言事尤數。朱君最廉謹。所陳多兵事吏治云。十一月十九日邸抄。前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王履謙奏。紹興府城于九月二十九日失守。詔革職拿問。交曾國藩查辦。如有棄城逃避情事。即行嚴叅治罪。

嗚呼。吾生之變極矣。閱邸報至此。五中崩裂。幾欲自裁。願念老母在堂。未知消息。輕生貽憂。不孝滋大。吾家自明世以來。聚族越之西郭。訖今宗鄙數百人。分二十餘宅以居。廬舍園墅。城內外相環也。予家居門外橫河直河間。宗廟重器。皆在其地。生年三十三矣。既不能執戈以衛鄉里。復不能負母以逃山澤。偷息異鄉。暫見天日。彼蒼不仁。乃至於此。王副憲本委里下才。濫躋九列。帳中人物。隨人寢興。而朝廷過聽。付以軍事。又受制撫臣。號令不壹。狼狽失措。遂禍粉榆。撫臣王侯官荷任兩浙。僅保省垣。牽掣官吏。擁兵自衛。故事境內失一城。巡撫坐之。時政太弛。鮮見科罪。遂委賊屬郡。如壑鄰國。越人不弔。罹此厚災。二王之肉。其足食乎。可爲氣塞者矣。

詔兩宮皇太后母家俱封爲三等承恩公。謹按乾隆四十三年。詔后族世爵俱改爲三等承恩公。道光十二年。詔嗣後嫡后之父。及誕聖推恩所封者。俱爲三等承恩公。其不係嫡后者。封爲一等承恩侯。皆世襲罔替。蓋國朝之制。以元后爲嫡后。其繼立者。雖正中宮之位。而不得爲嫡后。文宗元妃爲孝德皇后。宣宗



所册立者。薨於道光末。文宗立。追加諡號。封其母家爲世襲三等承恩公。而進册貞嬪爲皇后。即慈安也。故援繼后例。封后家爲世襲一等承恩侯。今上即位。吏部請推升外戚。昨下詔略云。朕兢兢在疚。惟賴母后皇太后聖母皇太后親裁大政。撫育藐躬。宵旰恩勤。莫能殫述。若拘泥成典。于推封之例。稍有區別。朕心實有未安。乃我母后皇太后謙抑爲懷。援据典章。力辭至再。我聖母皇太后申明顧復之恩。與誕育無異。推恩典禮。無使參差。朕思禮宜酌古。尤當因時。懿旨諄諄。權衡至當。天下臣民。所當共諒。今除孝德顯皇后母家業於道光三十年追封承襲公爵外。母后皇太后聖母皇太后母家。均推封公爵。以示尊崇。今日詔一等承恩侯廣科。加恩晉封爲三等承恩公。照祥加恩封爲三等承恩公。臣慈銘曰。漢章帝以馬氏爲外家。而所生賈貴人。不登極位。賈氏無受寵榮者。自是以後。訖于明代。皆嫡庶並尊。國朝定制。但以元后爲嫡后。既異前王。復乖名分。是典章之可議者矣。

詔和碩鄭親王和碩怡親王世襲爵秩。均降爲不入八分輔國公。其端華載垣

子孫及親兄弟子姪均不准與選。大學士九卿等會議奏上，略言鄭獻親王濟爾哈朗、怡賢親王允祥，皆有功於國，故先朝所賜冊文，皆許其世襲罔替。而順親王有順治口年勅書，謂子孫有悖逆不肖者，即行革爵。怡親王有康熙六十年勅書，謂後世不得將朕加恩之典擅議削奪。今端華載垣種種狂悖跋扈，不臣既負國家豢養之恩，且爲乃祖勳名之玷，身罹重辟，厥罪維均，自應永遠革削爵秩，以昭炯戒。疏入，奉上諭云：「朝廷賞功罰罪，一秉大公。冊文勅書所載親賢褒寵，或早深爲狂悖之戒，或不忍有逆料之辭，而端華載垣之罪大惡極，直不爲祖宗少留餘地。惟念鄭獻親王濟爾哈朗、怡賢親王允祥，功勳卓著，炳耀旂常。若以端華載垣之故，遽使其支裔投閑置散，無歲時奉祀之人，九原有知，豈無餘痛。朕心究有不忍，著均降爲不入八分輔國公，照例於始封立功人之後裔內，擇其襲次房分長幼帶領引見。其端華載垣子孫及親兄弟子姪，均不准其揀選。臣慈銘曰：載垣端華死有餘責，固不當再錫苴蕘。洎錄子孫而獻王太祖之佳兒，佐闡遼瀋，有任城之風。賢王世宗之愛弟，治水畿輔，有河間之

行。昔唐憲宗時，李錡以浙西叛，宰相欲絕其屬籍，蔣乂爭之曰：「淮安王神通有大功于國，不宜絕。」憲宗從其議。而漢景帝時，吳王濞率七國起兵，及敗，景帝念濞父項王爲高帝兄，不可絕祀，欲仍擇支庶以故封予之。廷臣不可，猶錫侯爵。嗚呼！親親尊賢之義，可爲法矣。

同治元年壬戌正月，禮親王世鐸等奏定陵工程，大局已定。若仿照慕陵辦理，則所備木植工料等項，均須變更。旣多滯礙，特恐稽遲。宋晉所奏，請毋庸議，詔從之。臣慈銘曰：宣宗儉德，冠邁百王。漢文霸陵以後，于斯僅見。文宗躬營兆域，必思繼紹前人，必勿之諫。蓋有非外廷所及知者，徒以端華等踵爲侈美，不能推揚聖意。宋晉久貳冬官，先時緘默，今日之言，是顯先帝之過矣。上諭云：使皇考卜吉之時，該侍郎早建斯議，則經營伊始，聖心自有權衡云云。可謂直誅其隱矣。

上諭慶端奏稱王履謙由甯波赴閩乞援，該督咨令赴溫處兩郡激勸民團，並據該革員附摺陳奏云：于十一月十五日乘船渡海，十九日到閩等語。王履謙

于紹興失守之後，猶不思激勸民團，力圖補救，乃徑行渡海赴閩，藉口乞援，實出情理之外。王履謙既赴閩省，距曾國藩軍營較遠，着改交左宗棠將該革員拏問，嚴行審訊，按律治罪。慈銘曰：履謙以九列清卿，受事田里，謀乖意沮，貽害粉榆，既以城亡，不能執義就死，下謝父老，上答聖明，而臨難遠颺，航海求救，負心蒙恥，殺有餘辜，顧其統任方隅，無兵無餉，令不行于官吏，言不信于士夫，名爲督餉，而軍府奪其利權，名爲辦團，而鄰郡不相援應，倉黃牽掣，狼狽奔逃，固曰才疏，亦由勢絀，而王有齡以販豎之資，驟膺開府，先帝諄諄手詔，待以頗牧，兩浙之命，寄於一身，乃媚忌驕橫，不顧大局，既害邵燦，而攘其職，復齟齬履謙，而侵其官，吾越自庚申以來，履謙月以十萬金輸杭州，而有齡不出省垣，一卒以渡錢江，腴我之脂膏，而膜視我之生命，言之痛心，恨不生食其肉，履謙陟歷中臺，視師河洛，雖無建樹，名位已高，墨經即戎，故鄉持節，分鈞勢敵，噤不敢言，邦國殄瘁，身家獨全，欲逃顯戮，其可得乎。

癸亥正月，見閣鈔，蘇撫李鴻章奏法國總兵勒伯勒冬進攻紹興府城，率衆直

抵城下。炮炸而死。始知官軍已圍越城。四鄉皆爲王人矣。柯山在城西偏。未知已屬官軍否。華夷接營。兵賊交訐。老母弱弟。寄命何所。人生驚慘。有如是耶。赴敖金圃飲。坐客有某者。浙人。佻而不學。喜爲詩賦。搨搨蕪穢之字。剽竊腐瑣之辭。居京師十餘年。持其所作。徧謁貴要。行卷數尺。塵積於豪閭。名紙千束。風飛乎坊里。猖狂奔走。織仄狎邪。有識之士。相顧而唾。而時之公卿。多憐其脂韋。以爲近人。賞其文章。以爲似我。見腫背而知馬。耆落痂而爲魚。臭味既同。契好遂合。洎成進士。入翰林。謬種之衣鉢。竟傳別字之金銀。日富。嚇鼠既效。含蛆益工。遂於應制之篇。市其求媚之術。揣摩宮禁。幾進臨朝之圖。覬覦木天。妄獻畫日之筆。方謂筵撞可應。梯占有階。而乃太液波翻。三變因之身廢。上林樹少。義府竟失枝棲。然猶置平等之前。授諸曹之秩。幸邀寬典。宜知自新。乃復杖杜自矜。柴棘益露。蘇楷黜試而忿上。苗振出館而不甘。今日遇之坐間。發言鄙穢。恨不舉席以壞其面也。

星齋侍郎爲予言。去歲翁文端公見予所寫致星翁詩詞。頓首歎賞不置。謂當

今無第二手。世人不能知其佳處。其薨之前數日。星翁遇之直房。猶贊美不容口。嗚呼。予與公子叔平修撰雖知名。而未識面。於相國尤名輩闊絕。且平生注意。殊不在詩。近年并絕不致力於此。相國又未見予全稿。所寫致星翁者。不過寥寥十餘首。而詞居其半。又大半側艷輕薄之詞。而荷公之知如此。九原不作。千載難期。既感公愛才之摯。又惜公之僅以詩人知予也。

閱二月二十三日邸抄。李鴻章奏總兵銜法國人達耳第福。自攻克上虞縣城後。接帶勒伯勒東舊部。本年正月初。中外官兵分道進攻紹興府城。達耳第福帶兵進攻西郭門。連開大炮。轟倒城牆十餘丈。斃賊無算。達耳第福獨立橋上。揮兵登城。不意中槍陣亡云云。詔達耳第福著照總兵陣亡例。交部從優議卹。嗚呼。城西故居。當無一椽存矣。前年城陷時。宗祠聞尙無恙。此日定亦不保。言之慘然。史乘所紀。吾越自唐以後。無離此大劫者。可痛也。

趙沅鵠今日請誅勝保一疏。議論侃侃。輦下傳誦。然其人殊委蕪。不能劇談。對之令人奄奄氣盡。其書法直逼松雪。甚自矜秘。性又嬾。今日因碩卿屬轉丐其

書甚切。故一詣之。忽忽即返。

高麗國王李昇奏辨其始祖康獻王非李仁人之子。康熙間鄭元慶所撰廿一史約編。紀載多誣。籲請刊正。詔欽定明史中已備載該國歷次疏辨之詞。鄭元慶此書。在明史未定以前。邇塾綴輯。故尙沿明代之誤。今其書已久不行。亦無庸刊削。著各省學政徧諭各郡縣學。俾知高麗國王事。一以欽定明史爲準。閱龔定菴集外文一卷。杭人譚獻所傳錄者。定菴通經制訓詁之學。以奇士自許。其文學杜牧孫樵而未成者。然自崛強可喜。此卷共五十六篇。雄詭雜出。亦多有關掌故。

楊鐵門戶部來。是日予適之戶部廣西司署。未得見。戶部閩縣人。通經義及天文律數小學。尤以經世才自命。在戶部時。以事與尙書肅順忿爭。得左遷。遂去官。去年翁太保薦之。亦不出。與予致聲相聞。伯寅數爲予稱其人。前日以拜客順道訪之。年五十餘矣。貧甚。寄食於人。以醫自給。蓋近世之畸人也。





石翁山房札記卷一 長汀江瀚

中論論儒者之蔽

徐偉長中論治學篇曰。六籍者羣聖相因之書也。其人雖亡。其意猶存。今之學者。勤心以取之。亦足以到昭明而成博達矣。凡學者大義爲先。物名爲後。大義舉而物名從之。然鄙儒之博學也。務於物名。詳於器械。考於詁訓。摘其章句。而不能統其大義之所極。以獲先王之心。此無異乎女史誦詩。內豎傳令也。故使學者勞思慮而不知道。費日月而無成功。故君子必擇師焉。龔定盦文集補編。謂徐幹中論論儒者之蔽。既見要害。擊而中之者。即指此篇定盦之意。殆有感於乾嘉考據諸儒乎。然蒙有不盡同者。夫所謂大義爲先。物名爲後。蓋就其成而言之耳。若程功之始。則必務於物名。詳於器械。考於詁訓。摘其章句。而後大義乃可得言。苟章句之不明。字義之不識。制度之不考。名物之不辨。惡能解經之語言。語言之未通。將何從知其意義乎。郢書燕說。雖益仍失。况鄭璞周鼠。貽誤安窮。夫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皓首窮經。茫然

大義固屬不可號爲儒者而弗曉學僮之業又奚可哉。

### 胥敖即屈鰲

莊子齊物論篇曰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案胥敖即呂氏春秋召類覽禹攻曹魏屈鰲之屈鰲此胥字疑本是骨古胥字作骨韓勅禮器碑與骨相似每每致誤齊物論之以骨爲胥猶枚叔七發通厲骨母之場之以胥爲骨也骨屈古通列子楊朱篇禽骨鰲漢書人表作禽屈鰲是其證。

### 洛下閎

張介侯蜀典人物類引桓譚新論揚子雲好天文問之於洛下黃閎因謂君山所言黃閎即漢書撰太初歷之洛下閎是洛下閎姓黃也案太平御覽天部載桓譚新論曰楊子雲好天文問之於黃門作渾天老工不云聞之於洛下黃閎也且洛下閎修太初歷在元封七年雄年四十餘始游京師受知於大司馬王音當在陽朔三四年間蓋閎修太初歷四十年後而雄方生即使此語果出新論尙不免致疑况杜撰邪張氏又據華陽國志叙陳壽云壽遂卒洛下以證洛

下爲闔中地。尤爲鍾此地。繆考晉書陳壽傳所謂遂卒洛下者。指洛陽言。延祚固未嘗還蜀也。漫不加察。何其疏與。上元朱述之開有益齋讀書續志桓譚新論一條全與張同殊不可解

兩襜裯腹爲二物

廣雅釋器。兩襜謂之裯腹。瀚案劉成國釋名曰。兩襜其一當匈。其一當背也。帕腹橫帕其腹也。然則兩襜與裯腹。其爲二物明矣。稚讓混而一之。王懷祖疏證。未加辨正。亦手慮之一失也。

天子六馬始於秦

古者六馬不定爲天子之制。信僞孔者。乃證成之。漢壽易仲實讀經貨記。引韓詩外傳。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案荀子勸學篇亦有此語以辨其誣。是已。鄭駁五經義曰。周禮校人掌五馬之政。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四馬爲乘。此一圉者。養一馬。而一師監之也。尙書顧命諸侯入應門。皆布乘黃朱。言獻四黃馬朱鬣也。既實周天子駕六。校人何不以馬與圉以六馬爲數。顧命諸侯何以不獻六馬。易經時乘六龍者。謂陰陽六爻上下耳。豈故爲禮制。王度記云。今天子駕六

者。自是漢法。各書所引不無小異。康成之論博而篤矣。然天子駕六實不始於漢。史記秦始皇本紀乘六馬與改正朔易服色同書則其爲秦制無疑。楊倞注荀子引白虎通天子之馬六疑班氏亦據秦制言之也。許叔重說文金部曰人君乘車四馬鑣八鑿與鄭說相脗合殆晚年定論邪。

### 西學非出於墨子

近人如鄒特夫鄒徵君遺書陳蘭甫東塾讀書記張力臣瀛海論薛叔耘四國日記劉佛青食舊德齋雜著王幹臣格致古徵竝謂西人之學出於墨子蒙嘗取墨子書證之實多未合。墨子經上云重體合類二體下合不類謂即化學之分原不知西人於原質七十六種皆可化分配合無所謂體亦無所謂不合類。又云讀此書旁行謂即今之西文不知西文當云橫行不得曰旁行經下云臨鑑而立景到多而若少。又經說下云足敝下光故成景於上首敝上光故成景於下。謂即西人之光學不知景有大小而無多少。倒景者以光綫之有交點而成竝非敝上敝下之故也。經說下云五合水土火謂即淡氣輕氣空氣炭氣養

氣之所本。不知西人但言氣質。不言五行。又云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不均也。均其絕也。莫絕。列子湯問篇亦云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也。莫絕。又云縣重於其前。是梯。謂即西人之重學。不知西人算術。判及微眇。如以千絲作一繩繫船。被風吹斷。多一絲即不斷。其一絲能引力幾何。即知風力幾何。而墨子則僅云均。西人起重於高處。借斜木以爲梯。可減力五倍。墨子亦未推及。備蛾篇云。薄門而置搗。縣火。又云車火燒門。縣火次之出。謂即西人之火器。雖中國火藥。實於宋徽宗時。由阿刺伯人之手。達諸歐洲。不知西人後膛槍礮。其製日精。其用日神。墨子所云車火縣火。惡足以當之。至於墨子有明鬼篇。而西人則不信鬼神。頃年泰西學者亦言有鬼矣。墨子有非樂篇。而西人則最重音樂。不獨非攻節用之旨。與西人好尙相反也。或謂墨子天志篇云。磨爲日月。以昭道之制。爲四時。春秋冬夏。以紀綱。殆以爲天有主宰。是西教所從出。然觀藝文類聚。北堂書鈔等書。引禽子問天與地孰仁。墨子曰。翟以地爲仁。則與彼教之語。迥不侔矣。總之。執西人之說。而謂與中土古說無一相合者。此淺狹之見也。必執西人之說。而謂一一皆竊我唾

餘則又出於傳會。幾何不為西人笑哉。有明之季。英國奈端始發明重學。創蒸氣機器。復經瓦忒修改。乃底於成。至汽船汽車之興。則俱不出百年。西人所謂第十九世紀之文明也。夫豈魯班之木車。論衡儒增篇李臯之戰艦。舊唐書李臯傳所可同年而語哉。因增論之。以破吾黨足己不學之成見。抱朴子金丹篇言合諸藥及小銀以成黃金是即化學之理。黃白篇言雷雨霜雪以藥為之與真無異。是即電學之理。西人亦自言化學之法本於鍊丹術士。然今欲明化學之功用而求請於方士。其庸有當乎。

### 嚶其鳴矣

文選張茂先答何劭詩注引詩嚶作鷺。李善此注疑特順釋張詩。未必據三家。今文若東京賦。睢鳩麗黃。關關嚶嚶。第泛舉鳥聲。非分屬二鳥。不然。何羽獵賦。又云鴻雁嚶嚶邪。陳樸園實之為魯詩。魯詩遺說考似失之矣。唐劉賓客嘉話錄曰。遷鶯蓋本之毛詩。然本文並無鶯字。頃試早鶯求友。及鶯出谷詩。別無證據。豈非誤與。胡墨莊謂梁昭明太子錦帶書姑洗二月啓。有曰啼鶯出谷。爭傳求友之聲。唐人殆沿此誤。毛詩後箋其說是也。至陳長發引玉篇云。鶯有友鳥。以為即指詩求友語。毛詩古篇而玉篇鶯下作鳥有文。不作有友鳥。陳碩甫又言玉篇引詩

作鷺。詩毛氏傳疏。玉篇鷺下但云鷺黃鳥。初未引詩。二陳皆經學大師。不應肌說。或所據之玉篇錯謬耳。

### 倉兄填兮

傳箋之釋倉兄。殊涉牽強。案陸元朗釋文云。倉初亮反。兄音況。本亦作況。蓋倉兄即愴况省文。楚辭宋玉九辨。愴况懣悵兮。王逸注曰。中情愴惘。意不得也。依此說之。似較直截。朱彬經傳考證。戚學標毛詩證讀。均謂倉兄疊韻。倉皇也。引書無逸。無皇曰。漢石經皇作兄爲證。固屬有據。然倉皇始見於趙宋人書。唐以前皆作蒼黃。無用倉皇者。詳見胡鳴玉訂譌雜錄。

### 王制采孟子

井研廖季平推尊王制一篇。以爲真孔子所作。因謂孟子言制祿爵。言仁政。咸本於此。然考孟子於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已明言是文王治岐。孟子用王制。而不知王制爲素王新法邪。新津周宇仁嘗據易緯乾元序制記文王稱王制一語定王制爲文王作季平謂余曰文王即孔子孔子即文王字仁以爲周之文王特未深思耳余聞其言惟瞠目相視而已翟晴江僅以制爵祿一節爲明屬采

自孟子考四書異猶未盡也。然如姚姬傳謂王制所采孟子少易其辭皆不逮孟子

之善。惜抱軒筆記則又不然。如其言元士視附庸固視孟子元士受地視子男之說

為長。蓋唯附庸之國不限里數。是以元士視附庸而可以降殺之等差之。此正

作王制者因孟子語斟酌損益之一端。亦足證其時代之後也。盧子幹謂漢孝

文皇帝命博士諸生作此王制之書。近儒多駁其說。至鄭目錄云。王制之作。蓋

在秦漢之際。此論恐不可易也。明王敬臣後編謂王制出於史官未審所據

姚姬傳曰。王制亂政疑衆四誅不聽而殺。此申商之言也。惜抱軒筆記瀚案管子曰。

行辟而堅言詭而辨術非而博順惡而澤者。聖王之所禁也。法禁篇王制行偽而

堅四語。蓋即本此。然管子但云聖王之禁惡有不聽而殺哉。

### 闈門

士冠禮。適東壁北面見于母。注曰。適東壁者。出闈門也。時母在闈門之外。婦人

入廟由闈門。瀚案周禮匠人曰。左祖右社。賈疏引祭義注云。周尚左。是宗廟在

宮之東。婦人由寢入廟之闈門。當在廟西。張皇文儀禮圖。因經言適東壁。遂圖



闔門於東。蓋誤。

王實齋儀禮學陳璞園禮堂經說並謂適東壁爲適寢東壁

通典冠禮曰：婦人入廟，由西闔

門。君卿此語，必有所受。或鄭注本有西字，而今本漏奪與闔門之在廟西，得此

乃豪無疑義，可謂一字千金。

金誠齋說四周皆有闔門大謬

### 擊經室集意見之偏

儀徵阮氏近世仰爲斗山，豈末學所敢妄議。然細讀其書，實有不安於心者。亦何取阿黨苟同乎。擊經室集釋心曰：漢劉熙釋名曰：心，纖也。言纖微無物不貫也。此訓最合本義。蓋纖細而銳者，皆可名曰心。但言心而纖銳纖細之意見矣。更援虞仲翔易注，謂棗棘之屬初生，末有不先見尖刺者，尖刺即心也。夫一字恒兼數訓，必執一義以概之，膠固甚矣。阮氏是解，無論非成國意，證之羣經，除所引詩棘心、禮松柏有心外，亦罕有合者。如易彖辭：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若曰復其見天地之尖刺，豈尙成語邪。論語一貫說曰：貫行也。事也。孔子呼曾子告之曰：吾道一以貫之。此言孔子之道，皆於行事見之，非徒以文學爲教也。一與壹同。壹與貫之，猶言壹是皆以行事爲教也。阮氏因釋貫爲事，而云一以事之。

則不成文。故又釋貫爲行。蓋有心立異。遂成此失。劉楚楨論語正義。乃仍遵用其說。然晦菴集注。於魯人爲長府章。固未嘗不以事訓貫。而此之釋貫爲通。又何嘗非古訓乎。集中論仁一篇。其辭尤辨。大意謂仁爲外來之物。是較告子以義爲外而更悖矣。漢書藝文志曰。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不其然與。不其然與。

### 歸寧父母

惠研溪說葛覃篇。據春秋穀梁傳。斥歸寧爲非禮。

詩說

段若膺疑傳父母在九字。

恐後人所增。

毛詩故訓傳

陳碩甫則以爲箋語竄入傳文。

詩毛氏傳疏

蓋皆主諸侯夫人

無歸寧之禮也。而臧在東直謂此九字爲王肅所加。

拜經日記

尤近武斷。夫鄭箋於

歸寧父母。惟同毛傳。故不贅一辭。水泉篇箋云。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

於兄弟。此其確證。子雍好與鄭異。惡冑增毛傳以合之邪。臧氏又引何休公羊

說。以葛覃爲大夫妻詩。其實邵公第言諸侯夫人尊重。非有大故不得反。何嘗

謂絕無歸寧之禮。且并未引詩。援葛覃以實之者。徐彥疏也。臧氏務欲曲圓其

說復改載馳序歸唁其兄爲歸唁其父母似此任肌說經何施不可此誠學者所宜深戒也

春秋莊二十七年公羊傳直來曰來大歸曰來歸雖不言歸寧然於杞伯姬初

無貶辭孔驪軒公羊通義以伯姬爲桓公女莊公妹桓公內則十有五年而奔歸寧案伯姬歸于杞在莊二十五年必非桓公女內則十有五年而奔歸

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豈魯守周禮尙有此失是與左氏同也陳碩甫詩時之女乎陳卓人公羊義疏仍沿孔說殆不免偶疏

疏每援左傳證毛義獨此篇不然謂左傳歸寧春秋時制文王初年不當有此

是以於葛覃序則自可以歸絕句而於泉水序無可駁難祇得云非西周舊俗

而已然惠氏詩說又引戰國策左師觸讐之言曰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

泣祭祀必祝祝之曰必勿使反是六國時且然况文王之世乎惠說蓋本於明陶宗儀國風傳

經四庫總目提要已駁之矣由是而言則以泉水爲春秋時制者亦不可通矣夫周世天子

諸侯之昏禮其亡已久而殷代諸侯夫人有無歸寧之制更無可徵要之經明

言歸寧父母言安得以歸屬上以寧屬下邪魏默深詩古微曰自續序誤疑毛傳中婦人謂嫁曰歸一語不求其

義訓之由遂并言詩爲后妃在父母家之事且改歸寧之訓爲嫁而安其父母之心則匪但於傳不合於經不詞且與昏義女子恥去之義相違而后妃之志

荒矣。王節信潛夫論曰：不枉行以遺憂，故美歸寧之志。一許不改，蓋所以長貞絜

而寧父兄也。斷訟變歸寧而曰寧父兄者，以言兄則然耳。陳疏改兄為母，謂正

足以發明序傳之意。不幾削足適履與？毛詩左傳淵源相同，故皆有歸寧之說。

陳疏號稱精善，偶有所蔽，遂致紛紜。若穀梁傳所言，則似專為文姜而發。莊二

年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禚。傳曰：婦人既嫁，不踰竟，非正也。莊五年

夏，夫人如齊師。十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十九年二十年，如莒。傳竝同。陸淳春秋集傳

寡例載趙伯循云：若然，則父母存，豈得絕其歸寧乎？二十七年，杞伯姬來，無傳。又未嫁之女，孀居之，婦豈得踰竟乎？似未識傳意。

可見穀梁本有為言之，不得遂據此傳以斷古者諸侯之女必無歸寧之禮也。

### 鳳皇于飛

箋云：衆鳥慕鳳皇而來，喻賢者所在，羣士皆慕而往仕也。其說甚善。又謂因時

鳳皇至，故以喻焉，則迂矣。詩人之意中，豈必真有鳳皇哉！凡此可類推。

###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

孔奭軒曰：江漢之廣大，武夫之衆彊，所不待言。故傳轉以江漢衆彊似武夫，武

夫廣大似江漢。互釋之。蓋滔滔洸洸。皆本形容水之辭。推原詩意。是欲以江漢比武夫也。古之善說經者如此。恐後學漫以爲轉寫交誤。故特拈而申之。經學孔氏此論。洵足發明經傳之意。正義引侯苞說曰。滔滔衆至大也。是韓詩亦與毛同。王伯申據風俗通義。改易經文。經義述聞未免失之好異。

### 實始翦商

周自不窟失官。竄在戎狄之間。與中國隔絕久矣。逮太王爲薰育所攻。去邠徙岐。自是之後。澆以雄長。故詩言武王滅商。而謂太王實始之者。竝非溢辭。惟朱晦翁據以注論語。謂太王因有翦商之志。則於實始二字。似欠體會。更實以商道澆衰。又與當日時勢。微有不合。於是後之好詆先儒者。遂競起而攻之。陶紫司首倡勤商之說。闔百詩已斥其非。四書釋地三續而惠松崖猶力持此論。九經古義陳碩甫復牽合毛傳。以曲證其義。詩毛氏傳疏夫詩人追原受命之始。何爲僞太王勤商哉。果爾。不獨上下文義。致成兩橛。且周語言立王勤商。后稷勤周。比類以觀。其亦不辭甚矣。傳箋二訓。蓋互相備。毛許鄭三大儒說同。諸家之論。不足辨也。

### 君子以經綸

屯象傳雲雷屯君子以經綸。陸元朗釋文出經論云本亦作綸。然據孔冲遠正義曰。劉表鄭玄作論。則餘家皆作綸。不作論。可知。臧在東謂雅兩堂所列李鼎祚周易集解。其經與開成石刻孔氏正義異者。皆惠定宇私改。日拜經是李氏集解亦作綸也。宋于庭曰。說文無綸字。凡經傳中經綸之字。皆當從言作論。周易考異斯尤巨謬。綸青絲綬也。見說文糸部。宋氏號稱漢學專門。抑何不考之甚邪。

哂

顧仲恭道宋儒解經字義。不本爾雅說文。以意爲之。如哂大笑也。即禮記笑不至矧。何曾有微笑解。闔百詩援說文笑不壞顏曰攷。謂朱子渾用其意。最是妙處。四書釋地續翰以爲顧說固非。闔亦未盡也。十住斷結經音義引三倉云。哂小笑。慧琳一切經音義引張戡考聲云笑不壞顏曰攷意與哂同小笑貌也又唐本玉篇零卷欠部攷下云野王案小笑也或爲哂字在口部此蓋集注所本。以潛邱之博洽。於先儒所箸書。尙不能盡知來歷。末學可輕肆雌黃乎。

三月廟見

儀禮士昏禮。三月奠菜。祝告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禮記曾子問篇。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即本昏禮。故鄭注以舅姑既沒言之。其說確不可易。惟其舅姑既沒。必有以明著代之義。故以三月廟見。當質明贊見于舅姑。以擇日祭禰。當婦盥饋。但昏禮止言奠菜。此特補所未備耳。或以三月廟見。正以發明三月祭行之旨。謂注反沿儀禮。以當舅姑既沒之奠菜。與下祭禰意復。於文亦爲贅設。殆未審矣。士昏記婦入三月然後祭行者。時祭也。凡舅姑之存沒皆然。此爲助祭之始。與廟見奠菜不同。若以祭行爲奠菜。即經明云婦入三月乃奠菜。記人不必繙記之矣。且此篇下文曰。女未廟見而死。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此尤舅姑既沒之的證。儻舅姑尙存。則已執笄棗栗段脩以見。復饋以特豚。舅姑又共饗婦以一獻之禮。既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雖未從祭。豈得曰未成婦乎。晉武帝謂山濤曰。拜於舅姑。可準廟見。張華亦謂已拜舅姑。即是廟見。通典拜時婦三日此雖爲拜時之婦而言。實合禮意。自後儒不加深察。妄議鄭注。遂致以父母俱存之人。行舅姑既沒之禮。相沿不悟。而歸葬于女氏之黨之說。乃彌覺

不近人情。不得不改三月爲三日。以遷就之。甚且疑曾子問爲漢儒駁雜之文。是皆誤以三月廟見與三月祭行爲一事者。有以啓之耳。

### 黃晞非蜀人

自晁子止郡齋讀書記。言晞蜀人。而王深甯玉海。馬貴與文獻通考。及阮芸臺四庫未收書目提要。竝因之。案宋文鑑載蔡襄答趙內翰書曰。伏蒙示下衆薦黃晞奏草。晞閩人。與之游甚久云云。僧文瑩玉壺清話亦謂黃晞閩人。據王開之澠水燕談錄。黃晞蓋建安藉也。畢秋帆續資治通鑑曰。嘉祐元年十一月。不知何以誤爲蜀人。

### 漢惠帝諸子冤

陳平周勃等謂少帝及梁淮陽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蓋誣辭也。史記呂后本紀曰。太后欲王呂氏。先立孝惠後宮子。又曰宣平侯女爲孝惠皇后。時無子。佯爲有身。取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爲太子。史公一則曰孝惠後宮子。再則曰取美人子名之。則子宏等皆真孝惠子。夫復何疑。又曰諸大臣相與陰謀。



曰。少帝及梁淮陽常山王。皆非眞孝惠子也。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後宮。令孝惠子之。立以爲後。及諸王。以彊呂氏。今皆已夷滅。諸呂而置所立。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此其情事。千載下猶可想見也。

### 陸贄傳失實

舊唐書陸贄傳曰。初竇參旣貶彬州節度使。劉士寧餉參絹數千匹。湖南觀察使李巽與參有隙。具事奏聞。德宗不悅。會有庶子姜公輔於上前聞奏。稱竇參嘗語臣云。陛下怒臣未已。德宗怒。再貶參。竟殺之。時議云。公輔奏竇參語。得之於贄云。參之死。贄有力焉。蒙謂此傳非實。敬輿豈以言陷人者。考竇參傳曰。德宗大怒。欲殺參。宰相陸贄曰。竇參與臣無分。因事報怨。人之常情。然臣參宰衡。合存公體。以參罪犯。置之於死。恐用刑太過。及德宗諭以竇參在彼。與諸戎帥交通。其意難測。贄又爲之力辨。乃再貶爲驩州司馬。二傳自相矛盾。而參傳所載較爲得眞。况傳中明言參特爲左右中官深怒。謗沮不已。則贄傳之枉。不昭然可見乎。至唐李肇國史補。謂敬輿誣于公異。則四庫總目提要。已斥爲曲筆。

矣。

### 趙典

錢竹汀十駕齋養新錄漢人同姓名一條。趙典下注云。一見黨錮傳。案常道將華陽國志曰。趙典字仲經。太尉戒孫也。與潁川李膺等竝號八俊。然則錢以爲兩人誤矣。

### 馬乾

通鑑輯覽載順治三年。大兵至重慶。故明巡撫馬乾敗死。明史忠義傳同。余嘗得廣安歐陽直遺書。記蜀亂始末甚詳。據云順治四年春二月。大清兵掩至。內江失守。馬乾死之。則乾非死於重慶也。直爲乾任廣安州時所取士。且身在帷帳。目擊其事。所言當實。六合徐氏撰小腆紀年。搜羅頗富。未見此書也。

### 於是與始飯之錯

士昏禮於是與始飯之錯。注曰。始飯謂舅姑。俞曲園儀禮平議云。以始飯目舅姑。甚爲不辭。瀚案特性饋食禮三獻作止爵。注曰。賓也。謂三獻者。以事命之。此

---

謂姑舅爲始飯。亦猶謂賓爲三獻之例。蔭老於特牲嗣舉奠。固嘗引彼注證之。乃斥此爲不辭。豈非知暴虎而不知溯河哉。





搜神祕覽序

京兆章 炳文 叔虎

大塊既散。二氣莫窮。萬物不齊。變化異數。天蒼而高。地黃而下。水以注卑。山以趨高。獸以足馳。禽以翼飛。松竹之不雕。日月之升降。晝夜之往返。春秋之周流。豈徒此哉。至靈者莫過乎人。人有貴賤。有貧富。穎然而秀者。混然而朴者。飄然而浮者。窒塞而愚者。爲士爲農爲工爲商爲神爲聖。則天地人物。皆不可得而齊矣。此自然之理也。神降于莘。石言於晉。耳目之間。莫不有變怪。有不可以智知明察。出入乎機微。不神而神。自然而然。或書之竹帛。傳之丹青。非虛誕也。君子雖曰有本。凡所以徇末者殊。塗同歸而已。又何異哉。孔子不語怪力亂神。非不識不知也。特以無補於教化耳。後之學者從而闢之。苟能率異端以敦本。未

必不爲聖人之所取矣。雖然，物之不奇，不足以爲傳也；事之不異，不足以爲記也。予因暇日，苟目有所見，不忘於心，耳有所聞，必誦於口。稽靈朗冥，搜神纂異，遇事直筆，隨而記之。號曰搜神秘覽。每開談較議，博采妖祥，不類不次，不文不飾，無誕無避，性多疎曠，不能無遺。聊綴記編，以增塵柄。昔張讀有宣室志，不紀常人之媿媿，徐鉉有稽神錄，悉博物之淵源，類須以意推，派別之流，旁行合道，則造詭怪之理者，亦屬於勸懲之旨焉。予復何愧。政和癸巳叙。

搜神秘覽上中下三卷。宋京兆章炳文叔虎撰。與宋史藝文志同。前有政和癸巳自叙。炳文官爵無可考。卷中預兆條。詳誌其父寶文魁甲之徵。按宋史章衡傳。衡字子平。浦城人。嘉祐二年進士第一。歷寶文閣待制。知其爲衡之子。又郇公條。追述徙浦之源流。題名著京兆。從郡望也。郇公即仁宗朝宰相章得象。所叙得象母夢陟山授玉像。及南臺沙合。多與史符。其餘皆鬼神方技暨名流故實。殆郭憲洞冥王嘉拾遺之流也。舊爲普門院藏書。今歸京都福井氏崇蘭館。每半葉九行。行十八字。朗敦慎完構均缺筆。中縫有刻工吳陞浩允李等姓名。目錄後有臨安府太廟前尹家書籍鋪刊行一行。鐫刻清整。猶存北宋遺意。惟常嘗孰熟。遂隨悞悟。由猶辰晨等字。皆同音而訛。又神祥條有脫文。蓋出於坊肆未遑精校之故。是書中土久佚。爰介狩野博士借錄一副。壬子夏日毘陵董康識。

董君授經習法家言博學多識喜蓄異書此搜神秘記三卷尙非其至精者王君書衡持以示余余謂宋人小說流傳海外爲吾國人所夫嘗見不可不

亟爲傳布乃其中字句可疑者頗多質之授經則云原本實如是今悉仍之不敢臆改俾覽者自擇焉壬子重九日校畢記鄭沅



搜神祕覽目錄

卷上

楊文公	回山人
段化	龍女廟
石龍記	王相公
麥變	道術
順濟侯	雷鬼
王無隱	化蛇
劉晞	王丞相
陳諫議	前定記
夢警	竺蘭經
王旻	油筒子
摸着較	猝患富

嚴常運 徐神翁

卷中

麻衣道者 孔之翰

方技 張都綱

王仙 蓬萊

張學究 船山藏

謠讖 預兆

靈平婦 隕石

黃鶴樓 郇公

傅大士 黃鑑

高僧誌 金龍硯

善報 卜祝

失明 原分

胡用琮  
紫姑神  
叙劍

卷下

奇疾  
地里  
神怪  
疾疫  
應化  
楊柔姬  
龍華上昇  
李盤  
楊漢傑  
蔣賁

畫錄  
申先生  
山陽婦  
瑞應  
燕華山  
月禪師  
妖木  
姑蘇婦  
浮橋船  
楊氏

神祥

木怪

龍徒

劉之問

盛文肅公

王抱一

現妖

搜神祕覽目錄

臨安府 太廟前尹家書籍舖刊行

搜神祕覽上

楊文公

吳待問。予之里人也。少孤貧賤。因遊京師。謁楊文公。億文公喜而館之。時公門下客如鄭戩、仲簡、黃鑑。及予叔祖郇公。皆未第。與公之羣從赴官待闕者。不下二十人。衆以吳之貧。凡所供須。皆文公所與。多以賤事役焉。文公知之。伺吳之出。至賓館問之曰。吳秀才何在。衆對以出矣。公曰。無乃爾輩役之乎。此人於相法。未說它事。祇聽其聲。官亦當至。諸行侍郎。諸君皆不及也。文公素以相法許郇公。至是郇公問公曰。某與吳相法如何。公曰。爾相雖大貴。然不若吳之相有後。吳之有嗣子。當相繼登相府。其後。仁宗皇帝時。郇公果至宰相。待問官至禮部侍郎。長子育參知政事。父子同時在朝廷。至今其季子充又爲丞相。果若其言。文公端拱初。以左諫議大夫知許州。時胡則爲許田尉。因入府白事。公待之甚厚。因指其座曰。君它日亦當位此。既去。子弟問其故。公曰。此人官職壽考。與我不相上下。其後則以右諫議大夫亦知許州。人已神之。既而文公年八

十。終於翰林侍讀學士兵部侍郎。而則後亦至兵部侍郎。年八十三卒。昔張相士遜初罷許田尉。入京師。欲謁文公。託予叔祖郇公先達其姓字。郇公雖館於文公之門。不欲與通。以其刺託張演。演乃文公夫人之弟也。公即出見。禮意極厚。已而與之飲酒。若素交舊。又問其考第幾何。張相曰。區區賤吏。已九考矣。公即立發京西當路數書以干其薦。張相既去。公問演曰。何以與張尉相識。演具道郇公轉託之意。文公太息曰。此二子乃一會之人。我所不及也。其後郇公爲首台。鄧公爲次焉。文公之相。一何神哉。

### 回山人

湖州沈偕秀才父。以其晚年自號曰東老。好延賓客。多釀美酒以供殽饌。苟有至者。無問貴賤。悉皆納之。盡歡而去。廣置書史。百家傳記無不韞藏。以此爲樂。鄉里素所推重。西鄰雖鉅富。鄙吝猥墨。竊比東老。固不足侔。一日有術者造謁。與東老對飲。高談琅琅。洞達微妙。經史佛老。焜耀言表。夜以繼日。酒屢竭壺。術者神色愈若自得。屢詰姓氏。終不答也。因以石榴皮書於壁曰。西鄰已富憂不

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因好客。黃金散盡爲收書。又題曰回山人。東老大醉。遂失其去。後人多以謂呂先生也。特以回字易其姓耳。所題之字。削去更生。後東老竟以壽終。此事亦具載於誌文。

### 段化

元豐二年。相州安陽縣民段化以疾失明。其子簡屢求醫不驗。一夕忽夢神人告之曰。與爾此藥。可用人髓下之。則汝父之目立見光明。既悟。手中果得藥簡。乃卸左腕。槌骨取髓。調藥以進。立愈。相州具奏其事。如古之時有爲父母卸指者。指復更生。自非至誠。安能動天地感鬼神哉。似段簡者。安知不然也。

### 龍女廟

澶州黃河堤。有龍女三娘子廟。極靈應。大河每有危。官府必祭禱。元豐中。提舉都大巡歷。抵暮風雨。遂宿於廟。漏及三鼓。雨稍霽。聞廟殿中似有人語聲。遙聆之。良久。一人曰。黃河當遷。又有一人曰。自北京之西過稍便。徐又有一婦人聲曰。黃河自東如何。曰。不可定矣。更不要疑誤。少頃。復曰。北京文侍中彥博在。須

著回避他。候他移鎮未遲。從者悉皆聞此語。預已傳播。及四年。文相移鎮西京。黃河果坼流自北京之西。固知萬事皆非人力可爲。而朝廷廟社之臣。爲鬼神所欽重如此。

### 石龍記

鄭州州園之西隅。有池遼遼城角。常於池中夜先有光。須臾數火毬騰躍波際。守更卒怖懼。不敢自此經由。後因冬渺浚池丈餘。得一石龍。牙爪頭角。無不具備。鱗鬣皆墨染成。高約五六尺。其長丈有奇。乃建廟池側。每愆甘澤。禱之無不應。歲餘。城南秋稼將刈。忽有一獸。不辨形色。食之幾及數頃。每至日暮必來。農者悉集衆擊之。鏗然有聲。首尾俱碎。視之乃石龍也。後州署中果失之。因歸焉。遂絕怪。至今繫常典祀。

### 王相公

王旦丞相布衣時。將應詔。歷山川之間。曉色未甚分頃。見一童牧羊數百口。公問曰。此羊安用耶。曰。王旦相公食料。他日又逢一人牧牛數頭。雜以豬雉。公復



問曰：汝牧牛而又他牧耶？曰：非我所有也。乃王旦相公食料耳。後公遂登第，果至丞相。

### 麥變

京師新封丘門外有農者姓劉，數口之家，藉南畝以爲養生喪死之具。農者有婦，素狼戾不軌。夏將穫，其姑曰：吾欲得此麥，置少繒帛以備入處。婦呪詛無所不至，必欲皆據。然後一夕暴風雨，翌日數頃之麥悉白穗頭抽苗，皆變爲草。時熙寧八年也。

### 道術

許懋侍禁素好黃白術，凡以此而欲見者，未嘗不接之。一日有道人造謁，懋甚顧遇，終不言姓字，與之飲。至晚，懋問曰：子有何術耶？願一見教。道人遂於懷中出一簇子，懸於壁間，唯畫一藥爐，童子執一扇而立。道人爲懋曰：有水銀，略求少許，作一戲術。懋因與之。道人遂傾於所畫藥爐中，及出一墨藥糝之，則鏗然有聲。須臾，顧執扇者曰：向西立，即西嚮；向東立，即東嚮。又云：下來下來，俄然執

扇者已離簇子。立於道人之傍。戒之曰。吾爲少藥。慎不可以驚動。汝頻扇之可矣。復上簇子。跪於爐前。紙扇頻動。而爐中之火連焰相燭。懋驚異之曰。先生一何神耶。今日得遇於先生。願無惜以相傳。道人笑而言曰。夫黃白之術。促天地陰陽之數。非積功累行。不可苟求。設或得之。其速汝禍。非吾敢傳。後五十年。當相尋於茅山之下。子得之矣。道人又呼執扇者曰。住扇。取爐中之藥。已成丹矣。有五色光異。道人曰。此丹點化無窮。服之則羽化。遂自吞之。收簇於懷中。翩然而去。又一相識云。向在嘉州王秀才者。亦好此術。忽有一人欲假館。王遂留之。亦恐其有異也。薄具醪酒以延之。其人曰。王秀才。聞說好道術。還曾見否。遂取膠泥裁成錠銀。以緋紙襯於庭中。用小盆合之。須臾火焰四出。酒又數行。火氣漸息。以沃之曰。速成速成。起而視之。已成白金矣。王遂懇求其法。其人曰。至道不難。有分者得之。吾雖欲強與人。亦不可得。子須脩心。常積陰行。不求而至。堅不傳。翌日乃去。又有一道人在越州邸中。身衣蕪葉。日於酒肆中貸酒。及月餘日。市酒人督所逋金。道人曰。來日可矣。遂歸邸中。扃戶。人有乘間而窺者。見取

出水銀。置一鉢中。糝少青白藥。以火煨之。少頃傾注。翌日於市中質錢數十千。市人疑而試之。舉手糜碎。道人曰。尙少一火。遂再挈歸。至晚復來。煨煉愈光潤矣。以錢酬市酒人。所遇貧者。輒施之。及一二十千。乃售小舟泛江而去。評曰。欲利之心。人誰無之。不以義制。而至於踰分失守以求之。不亦惑乎。豈知命之君子哉。予故序此三者。聊以自戒。

### 順濟侯

朝廷發廣南綱。令洪州差官祭奠小龍王。求便風。船凡百餘隻。各有一小蛇蟠屈。凡三兩月之程。七日而達。本州具聞其事。遂命林學士希祭謝。先祈齋戒。屆祭之日。有一蛇在御封香合中。頃又有大蛇自燭後舉首。若欲饗之意。復有數蛇各在籩豆俎簋之間。隨其器之大小。無不盈滿。顏色類殊。官吏震慄。讀祝之次。大蛇復舉首下視。遂圖畫形象奏聞。進封順濟王。

### 雷鬼

有畢供奉者。從軍辟過長安道中。值大雷雨。不能進。頃少霽。遂行。見百餘人圍

一山坡聲甚喧雜。因詢之。皆曰。適大風雨後。一物墜於山側。衆往觀耳。畢亦鞭馬而視。見一物面有四眼。髮若朱色。背如負鐘。皮膚悉若藍淀。手足有爪。而嘴類鷹鷂。長約三二尺。而形體恢實。多有骨節起伏。手持兩槌。口流紫涎。腥穢不可近。或者欲殺之。有父老曰。此真雷鬼也。殺之不祥。少頃始能開目視人。移時風雲復集。若虹而下。而人四走。鬼亦滅矣。

### 王無隱

鎮陽王無隱秀才者。留心釋教。性喜幽靜。朴直自任。多愛山居。向在五臺山葺一茅庵。居經半載餘。一日扃戶。忽覺冷風拂面。有一人瞥然自門而來。身長丈餘。形體恢宏。容色紫赤。如欲藏匿之狀。無隱戰慄極甚。徐言曰。爲賊見迫甚急。且欲借秀才榻少憩。慎無言某在此也。無隱懼。亦不能出聲。其人遂以手拔髭數條。繫直若鐵。刺兩顳數十處。取血圖染面及胸間而臥。頃又有一人身品愈大。狀兒青黑色。髭髮悉如血。雙眸閃閃有光。仗劍而入。顧無隱曰。曾見賊否。無隱愈不能對。遂顧左右上下。終不見也。復曰。走却可惜。可惜。乃出門。步驟若車。

電從西而去。始者一人方自榻上起，拭去血污，謂無隱曰：極喧聒，幾爲賊所害。出門從東而去，無隱乃病，遂下山，月餘始安。多以此事勸人無山居。

### 化蛇

杭州雷峯庵廣慈大師，星霜八十有五，戒行清潔，時人所欽重。有孫來章秀才者，其妻素凌虐，積惡左右，鞭笞無虛日。一夕卒，家人且夕如事生，忽見一蛇，有雙眉類婦人，據椅盤屈，若有所欲饗之意，莫不驚懼，遂擲棄他所。孫君因夢其妻告曰：我以平生不能遵守婦德，已化爲蛇矣。何忍遽見棄耶？今爲岐人所役，幸以青銅贖我，仍於雷峯庵廣慈大師處精脩佛事，則我可以離此，免諸苦惱。既醒，如所言。佛事將畢，遂放於雷峯道傍。一夕因夢曰：我已往生矣。乃元豐五年之春也。

### 劉晞

洪州劉晞秀才，性淡漠，好神仙事。在京師，每遇術人，無不求教。雖罄所有，亦不悔恨。然純朴無他腸，人亦乘此多誑之。晞亦未始掛懷也。一日在進奏院前，見

一道人以鈎釣盆中一木魚。每下鈎不移時。而木魚已復在鈎矣。引之以示人。因此以貨藥。晞素欽信。乃竚而觀。至晚。稠人皆散。晞由獨立。道人因問曰。人散矣。秀才尙何觀。可同飲少酒否。晞從之。至市肆中。甚僻靜。以瓦缶置酒一升已來。終日飲之。不盈不減。晞愈異之。酒酣。謂晞曰。吾有少戲術。以相娛樂。因於兩手每指中抽出一小劍。置於几案。又於兩腕出兩劍。於眼鼻耳中各出一劍。既而擲於空中。上下紛舞。鏗鏗然有聲。色鎗煥發。移時曰。住矣。住矣。長缺可歸。乃復墮下。各納而藏之。晞因再拜泣告。且欲從事於左右。道人笑而不答。挈袂而起。晞因據其衣而告。聲愈切。道人曰。後三十年於御史臺前相尋。行若風電。恍然不見。晞歸甚不樂。時已三鼓矣。今家在洪州。極貧窘。終無所得。亦不知三十年之約如何也。

## 王丞相

王丞相隨布衣時。自青州將之西京。夜宿邸店。方當大夏。臥於門中。乘風以滌炎暑。夜漏將半。店後鄰人有將產蓐者。頃刻間忽聞門外聲甚喧。及視之。則寂

然無人如是者數四。頃又聞云：相公在當路，安敢去耶？其一曰：時將過矣，奈何？奈何？王公頗疑之，遂起坐於東隅，則鄰人已育一子矣。復又聞門外人聲曰：生則生矣，後二歲當死。雞飛木鑿下，公因思當門所臥者無他人，亦自暗喜躍。翌日於店之僻處磨扇下，書歲月日以紀其事。後公登科，再經由是店，因記往昔事，乃詢之云：其子二歲，忽因雞飛擊下木鑿，中胸臆間而卒。及視磨扇下字，尙存。公後果至丞相。

### 陳諫議

陳省華諫議年長無子，嘗就蜀中術者卜之。術者曰：君不須卜，今年七月十五日，木星下降在大慈寺，君可往告之，乃爲言其所服之色，并手執蓮花者，乃是也。省華如期而往，果見有服是服者，遂拜而求焉。其人曰：汝何以知吾在此？省華告以術者之言，又曰：汝何求於我？省華曰：爲未有子息耳。其人熟視久之，乃取蓮花三葉與之食，且曰：自此當生三貴子。省華拜而謝，舉首已不見矣。其後堯叟堯咨魁天下，堯佐行間登第，堯叟堯佐相繼登二府，堯咨亦爲節度使。初

省華葬其父。求通陰陽者卜其地。有一人爲之指示坐穴。仍告以葬之時日。且曰。若啓土見石即止。言訖遂去。既而壙工人不知之。愈浚得一石板。其下水一泓。中有大鯉魚三尾。工人以聞。省華大驚。思其言。復命蓋之。乃葬焉。未幾其人至。省華以告。太息曰。本令君家三世有貴人。今已見其事。止可一代出三人顯者。遂去。

前定紀

浙中有李秀才者。開小學以贍日用。常不滿十人。一夕卒。見一人獸首人形。若相追攝。行及數里。傍覩一大府門。懸金牌。題曰糧料院獄卒。搥衣而入。造於殿側。李公見一人冠服降階以相迎。迓執闕之。乃昔兩浙轉運使段少連也。李與段公素有契分。段爲李曰。此乃冥司。吾友何故至此也。李遂泣告以家有老母。婚嫁未畢。平生知我愚直者惟公耳。非公陰與爲地。則何敢望生。段公目左右。頃持一文簿至。視久之。慘容報曰。吾友之壽止於此矣。念子積慶流遠。世緒綿昌。薄可加五年。更增學生十人。李又泣告。段公沉吟久之。又曰。更加五年。更增



學生十人。遂厲聲曰。不可止矣。然無以贖行。奉贈驢一頭。金一笏。復顧獄卒送還。忽然而覺。李甚異之。他日闢學舍。壁中得金一錠。又有道人跨一衛求宿於舍。翌日不知所在。獨存所跨之衛。自後學徒常及三十人。果終十年之壽。鬼神之理。雖質之而無私。吾於此事殊有所惑焉。

### 夢警

人生於天地間。莫不陰騭分定。雖不能預察前審。然至誠而通於夢寐。非思慮所及者。事皆協焉。故呂錡夢射月。退入於泥。聲伯夢涉洄。食瓊瑰而泣。吉凶雖殊。非獨古也。於今亦有之。能協者。汴人也。舊名敦復。自嘉祐初獲薦。綿歷幾十五年。凡至省。即見黜焉。熙寧五年。會學於開寶寺維摩院。四月間。夜夢觀省榜。不見姓名。意甚回皇。忽有一人攘袂在側。而問曰。君得否。協答以又不得。其人曰。足下得。遂以手指榜上。能協字曰。此乃足下也。既覺。即記書於几案。嘗與同舍張通才夫及親舊具道其事。皆以爲心有所感而致之耳。亦不以爲意。至六年正月間省試。將瓊院一日。自興國寺回。過梅植秀才書舖。見舖中具襴鞞者。

數同人。乃衛州宗賈秀才輩。遂相揖而坐。梅曰。諸君在此。皆欲下狀改名。向聞公亦欲改名。果只以協爲名否。協諾之而已。未竟。以事不能少留。一委於梅。投牒而去。宗賈輩既親入會。貢院主者張參郎中有避嫌者。却而不押。梅以協狀委一吏。乘間投之。獨得更焉。及奏籍。果如夢中所見。遂預唱名之盛。黃瑄者。撫州人也。遭回場屋。凡七舉。殿前特奏名。至皆報罷。常夜夢至一宮殿間。殿下一排場。瑄立於排場後。側聆樂聲。既寤。不喜曰。樂音岳者。樂音洛也。無乃見黜乎。已而崇政畢試。果如其言。至次舉。俯迫試期。再得前夢。瑄又不樂。亦不遂志。逮葉祖洽榜中。移試集英殿。殿下有排場。排場後乃黃絹書坐位名次。瑄視之。乃兩夢所見也。是歲始參科甲。能中復者。汴都人也。爲翰林醫官副使。於元豐六年暮春。因置一女奴。姓曰張氏。立名曰來安。是歲季冬。魯國大長公主被病。承旨宣醫。晨直晚宿。十九日夜寢半寤。聞來安報曰。四伯都曹。徒爭兩日。時中復之。兄都糾泗水。既覺。竟未釋然。越四日。魯國薨。越二日。被責滌。乃兩日程耳。是亦神靈先有所警。而得失動靜。非人力所可僞爲也。

### 竺蘭經

元豐元年。陝西轉運使度支郎中皮公弼有子彥恭。爲薛氏壻。如婦家。薛氏子有辭家赴官者。彥恭偕往。笑歌自若。不損而去。即有物憑之。責其不恪。召巫解遣。至施釘法乃愈。還舍。女弟又爲物憑。與兄同。皮君聆其語。則故人司農少卿薛仲孺之聲也。禳除不去。一日忽曰。我被釘罪重。唯竺蘭經可救。皮君力求得之。遂傳本召僧誦之。女爲仲孺語謝曰。已獲生矣。又皮君幼女忽病。自言予吳安序也。安序正肅公第七子。曰十九寺丞之官。渭州。乃皮夫人姪。夫人不信。詰其小字。曰是召奴暴疾卒。以婦不欲守志。兒女癡幼。來告姑。令婦勿嫁。又云。見婦子嘔號。尸臥於地。悲甚。生人歔歔泣涕不已。言冥間事甚多。死生異路。不可泄。某性不信佛。豈知冥間大得力。尤重竺蘭經。既去。皮氏寫是經追薦之。

### 王旻

西川費孝先善軌革。世皆知名。有客人王旻。因售貨至成都。求爲卦。孝先曰。教住莫住。教洗莫洗。一石穀搗得三斗米。遇明即活。遇闇即死。再三戒之。令誦此

數言足矣。旻受乃行。塗中遇大雨。憇一屋下。路人盈塞。乃思曰。教住莫住。得非此耶。遂冒雨行。未幾屋顛仆。獨得免焉。旻之妻已私謁隣比。欲講終身之好。俟旋歸。將致毒謀。旻既至。妻約其私人曰。今夕但新沐者乃夫也。日欲晡。果呼旻洗沐。重易巾櫛。旻悟曰。教洗莫洗。得非此耶。堅不從。婦怒不省自沐。夜半反被害。旻驚睨罔測。遂獨囚繫。官府考訊獄就。不能自辨。郡守錄伏牘。旻悲泣言曰。死即死矣。但孝先所言。終無驗耳。左右以是語上達。翌旦。郡守命未得行法。呼旻問曰。汝隣比何人也。曰康七。遂遣人捕之。殺汝妻者。必此人也。已而果然。因謂寮佐曰。一石穀搗得三斗米。非康七乎。旻既辨雪。誠遇明即活之効歟。

### 油筒子

馮當世有油筒子傳。著其要曰。油筒子者。不知何許人也。成都耆老見之四十餘年。容貌若一人。莫究其甲子。有問其姓名里居者。未嘗對。背破蓆帽。腰負一筒。丐油於塵肆間。滿輒持去。其行如飛。擇荒祠晦洞人所不顧者。則燃之。有餘即自照其室。市人既見之習久。不知爲何人。故號油筒子云。油筒子始賣老君

卜於市。卦售一錢。其後唯舒手丐錢於人。所得尋以散施。復貯物於布囊。有求取者。探囊中食物錢帛。隨所有與之。其語言無拘礙。其居處無淨穢。其遇人貴賤貧富無異心。猖狂妄行。莫窺津涯。而時以仁孝忠信。教戒於常所往來者。飲之酒。則誦道家脩養之辭。若諸經傳。唯口所欲言。然後舉杯嬉笑自如。亦不以多少爲謝。暮歸魚橋。所止主人視之。蓋無日不醉也。歸即閉關。澗然以道佛書數百卷。布所居榻。坐臥其上。中夜取讀良久。或時掩卷大慟。其意莫測。何如。時有譏其面多垢穢者。應之曰。吾嘗日洗吾心而已。吾身不自管久矣。面何有哉。既知其有道。稍稍就問之。默然以手指心。徐酬以言。初若可尋繹。已而乖睽散亂。旨意離絕。又叩之急。翩然而去。不可得而親也。熙寧九年九月十一日。大醉以歸。舉止不亂。明旦視之已死矣。嘗語府民嚴九者曰。吾明旦遂行。爾能一顧我乎。及前視之。則無及矣。既死之明日。或傳有見於漢州之市者。行譎疾走。人竊疑其輕出而不敢問。還入郭北門。乃知死已三日矣。

### 摸着較

摸着較不知其姓氏。亦不審何許人。熙寧中。在京師市纏疾走。常揚埃塵。恣口欲言者。無所忌憚。手提一小竹蘿。衣紙衣。跣足赤脛。凡病曲跼拳腕者。不問歲月。以手捫摸。即不復有苦矣。俗皆呼曰摸着較。所得金不拘計多少。然必丐於患人。出門即拋擲街衢中。聚羣兒爲嬉戲。閒自言人禍福。若應影響。及道人存心善否。叩之則不對而去。或疾馳出關。連日不見。或在貧窮中。人莫測其爲如何也。一日告羣兒曰。我明日往矣。有視之者。果死於城隅。亦有爲瘞之者。後相州安陽縣助教魏某相遇於道。問其所從來。撫掌而去。今往往他州間出焉。

### 狎患富

殿中丞鄭某者。調官京師。嘗趨朝。道見一貧僧。若佯狂者。指云。你官人狎患富去裡。他日再逢之。又言狎患富去裡。鄭君乃令人邀至所居。再三叩之。但言狎患富去裡。竟不能曉。已而挈家游金明池。張小次。岸幘少憩焉。簾箔外見一黃蜂。一土蜂相搏。頃飛入次中。匝繞移時墮地。因以瓦缶覆之。翌日再至。始悟焉。開見一珠碧色。頗疑其有異。繫於衣裾間而歸。踰時有胡人十餘輩造門。言有

寶氣。鄭君亦不省。家人曰：豈非所得碧珠耶？遣持視之，皆叩禮曰：此寶也。詰其名及所用處，乃曰：碧霞珠，當大海間，天地晦冥，視此珠則晴霽矣。願以數萬緡售云。鄭君許之，遽掛冠退休於崧嶽之下焉。

### 嚴常運

元豐四年九月，杭州仁和縣湯村鎮百姓嚴常運，葺所居之隙地，治平屢矣。頃方丈間忽墳起，若小丘垤，疑其有變怪。潛探得一藏，皆白金，所成器物數百件，有雕鏤字一行云：拾得我藏者，是我後身。嚴子陵記，因與隣比競，經官司許歸嚴氏。家遂富有矣。不知常運果後身耶？今蘇州靈巖山有藏，人莫從而得，或爲人物它怪，見之則馳去，或爲錢鋪曳數百步，遇人則散飛，絕所由來，將誰待耶？

### 徐神翁

泰州天慶觀有傭人徐翁者，常持箕帚掃諸殿庭間，口誦度人經，衣破布衣，或跣足，或穿繩，屢夜廬宿，不擇穢淨，苟能容身而已。旣久，稍稍有異事，故目之爲神翁焉。觀中無儲蓄，翁語其徒曰：當爲汝求化，即寢於殿中。旣覺，曰：晚即來矣。

已而村氓纍纍負米而至。人莫不異之。常有施白金者。置於床第。盜闖翁之出。即發關而入。復見毅然而坐。悚懼不敢搖手爲非。疾往視之。復在殿中矣。人常緘香。及以姓名年月生時詢求災福。然多書度人經。一言至二言三言。始莫能曉。久而遂通。有拜者。或答之。有棄之而走者。或自拜於人。接引話論。或循理而應。或抵詈毀叱。不問貴賤。元豐末。士子應詔詣求讖焉。翁書字大抵皆從火。既有文闈之災。四方企慕。無問遠邇。皆來訊卜。變異悉多。不可具載。人多繪畫其像。勤以供事。亦不知其終果何人也。

搜神秘覽上

(未完)



費 須 先 惠

定價	
項目	一冊
報資	四角
	半年六冊
	全年十二冊
	二元二角
	四元

郵費	
本國	三分
香港	六分
日本	三分
歐美各國	一角二分
青島	七角二分
	一元四角四分

廣告					
等第	特等	上等	普	通	地位
一期	一期	一期	一期	一期	一期
半年	半年	半年	半年	半年	半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一百二十元	一百元	六十元	三十五元	二十元
	三百元	一百八十元	一百元	六十元	三十元
					每面四角二分
					每面四角二分
					每面四角二分

代派十份八折五十分以上七折

民國二年正月

日發行 第三期

編輯部 中國學報社

總發行所 中國學報社

印刷所 北京商務印書館

寄售處 北京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天津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上海商務印書館